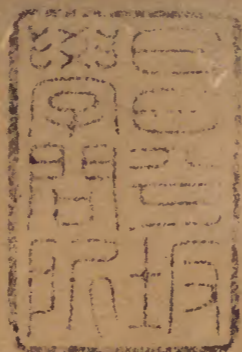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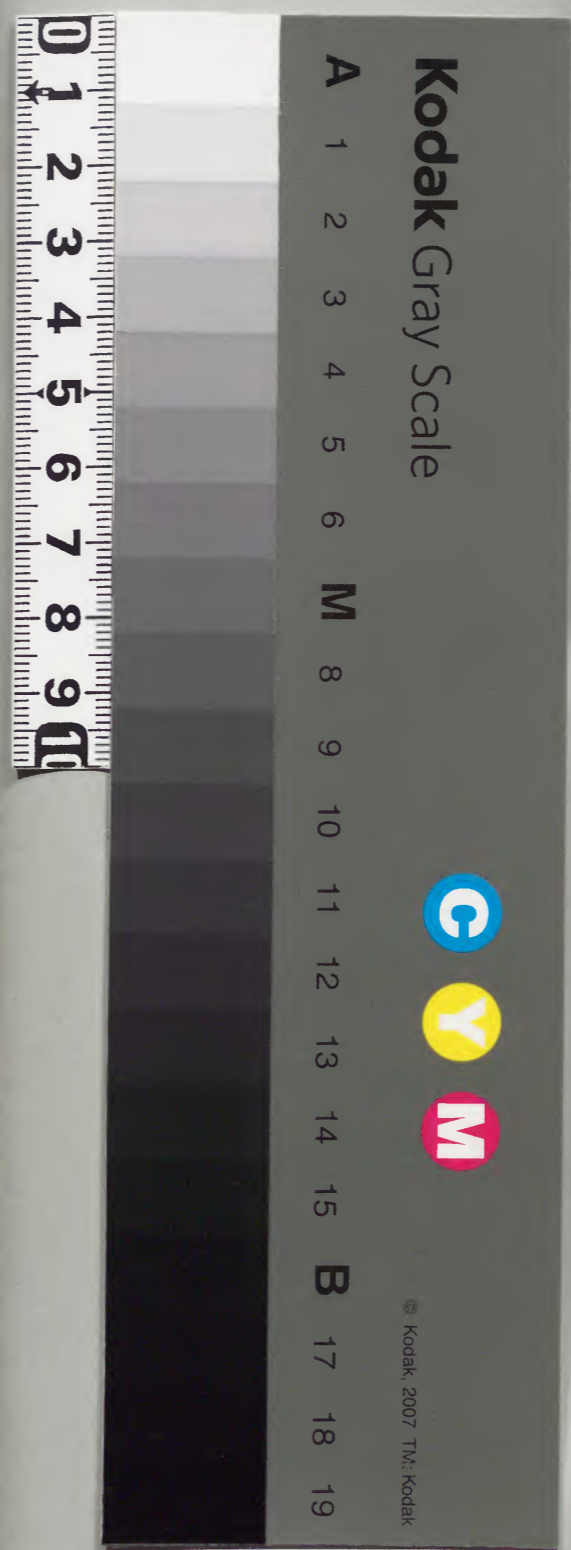


素問註證發微

三



庫文閣內	
函架	漢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941
冊數	12 (3)
函號	300 171



黃帝內經素問註證發微卷之三

大明太醫院正文會稽庠生玄臺子馬蔣仲化註證

弟舉人禹山子馬如麟仲仁校正

○玉機真藏論篇第十九

第六節有曰各曰玉機內又論真藏脈故名篇

黃帝問曰春脈如弦何如而弦岐伯對曰春脈者肝也東方木也萬物之所以始生也故其氣來栗弱輕虛而滑端直以長故曰弦反此者病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氣來實而強此謂太過病在外其氣來不實而微此謂不及病在中帝曰春脈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善忘忽忽眩暈而顛疾其不及則令人胷痛引背下

則兩脇胘滿平聲後同胘去魚反

此言五藏有蘊貯之脈其有所反者必有所病而此丁節則先舉肝經以言之也春時東方屬木萬物始生肝亦主木故脈有始生之義其脈來栗弱輕虛而滑端直以長蓋端直以長其狀似弓弦而輕虛而滑則弦而和也若與此相反則脈氣之來實強此為太過病當在外肝主怒膽亦主怒故令人善怒忽忽眩暈昏冒而顛頂沈重蓋肝脈自足而上入毛中上貫膈布脇肋循喉嚨之後上入頤頰出額與督脈會於巔由在上邪氣盛故為太過之疾有如是也正以上盛者邪必盛故曰病在

外其氣來不實而微此為不及病當在內蓋肝自木敷

上行韋門期門故胘內作痛而引及於背下則兩脇胘

中亦皆脹滿由在內正氣虛故為不及之疾有如是也

正以痛與滿在內故曰病在內呂廣以外病屬府內病屬藏不必分言後做此

帝曰善夏脈如鉤何如而鉤岐伯曰夏脈者心也南方火

也萬物之所以盛長也故其氣來盛去衰故曰鉤反此者

病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氣來盛去亦盛此為太過病

在外其氣來不盛去反盛此為不及病在中帝曰夏脈太

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身熱而膚痛

為浸淫其不及則令人煩心上見欬唾下為氣泄長上聲平聲

此言心經有應時之脈其有所反者必有所病也夏時南方屬火萬物盛長心亦主火故脈有盛長之義其脈舉指來盛而去勢則似衰蓋脈上而不下故其去似衰也若與此相反則其脈氣之來去皆盛者此為太過病當在外令人身熱而膚痛為浸淫蓋心經火熱故身發熱身發熱故皮膚痛為浸淫者其痛流布于周身也其脈氣之來不盛而去反盛此為不及病當在內令人煩心以心氣不足故內煩手少陰脈起於心中出屬心系下鬲絡小腸又從心系却上肺故上則咳唾而下則泄氣也

帝曰善秋脈如浮何如而浮岐伯曰秋脈者肺也西方金也萬物之所以收成也故其氣來輕虛以浮來急去散故曰浮反此者病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氣來毛而中央堅兩傍虛此謂太過病在外其氣來毛而微此為不及病在中帝曰秋脈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逆氣而背痛愠愠然其不及則令人喘呼吸少氣而欬上氣見血下聞病音

此言肺經有應時之脈其有所反者必有所病也秋時西方屬金萬物收藏肺亦主金故脈有收成之義其脈來輕虛以浮來雖似急而去則即散非前來盛去不盛

之比也若與此相反則其脉氣之來如毛而中央則堅
兩旁如虛此為太過病當在外令人逆氣而背痛及愠
愠然蓋手太陰之脉起于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
鬲屬肺系橫出腋下故氣逆則肩背痛而愠愠然不舒
暢也其脉氣之來如毛而毛又至微此謂不及病當在
內令人作喘其呼吸之氣皆少而發之為欬在上則氣
逆而見血在下則肺中有喘息之音也

帝曰善冬脉如營何如而營岐伯曰冬脉者腎也北方水
也萬物之所以合藏也故其氣來沈以搏故曰營反此者
病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氣來如彈石者此謂太過病

在外其去如數者此謂不及病在中帝曰冬脉太過與不
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解休脊脉痛而少氣
不欲言其不及則令人心懸如病饑肺中清脊中痛少腹
滿小便變帝曰善數上声解懈
同脉音渺

此言腎經有應時之脉其有所反者必有所病也冬時
北方屬水萬物合藏腎亦主水故脉有合藏之義其氣
來沈矣而沈中帶搏所謂沈濡而滑謂之曰營營者如
將之守營內而不出也若與此相反則氣來如石之彈
此謂太過病當在外令人熱不熱寒不寒壯不壯弱不
弱而病成解休愚釋解休之義本於王註然王註本於
刺經論中有令人身體解休寒不甚熱

不甚故王註如此解之平人氣
象論曰尺脈緩濇謂之解休
不欲言語其脈氣之去如數物然此為不及病當在內
令人心口虛懸如病饑餓其季脇之下曰胸中正兩旁
空軟也則甚清冷脊中則甚痛少腹則脹滿小便則
變色蓋腎少陰之脈自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
直行者從腎上貫肝南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其支別
者從肺出絡心注胃中故病如是也

帝曰四時之序逆從之變異也然脾脈獨何主岐伯曰脾
脈者土也孤藏以灌四傍者也帝曰然則脾善惡可得見
之乎岐伯曰善者不可得見惡者可見帝曰惡者何如可

見岐伯曰其來如水之流者此謂太過病在外如鳥之喙
者此謂不及病在中帝曰夫子言脾為孤藏中央土以灌
四傍其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四
肢不舉其不及則令人九竅不通名曰重強重強之
重平聲

此舉脾經之脈灌四藏其有惡與善反者亦必有所
病也帝言四藏循四時之序謂之曰從其有過與不及
而為諸病者謂之曰逆從逆之變異故有如上文所言
也然脾脈于四時獨何所主伯言脾脈屬土以孤藏而
灌于四藏之中方脾之無病其有功于四藏曰常如是
雖有其善不可得而見及脾之有病則四藏亦隨以病

其惡遂可得而見也故其求如水之流脾氣降而下也
此謂太過病當在外令人四肢不舉以脾主四支也其
來如鳥之喙脾氣瀦而傷也此謂不及病當在中令人
九竅不通夫脾不和平固為強矣而九竅不通則病邪
方盛名曰重強此皆脾之惡者可見也

帝瞿然而起再拜而稽首曰善吾得脉之太要天下至數
五色脉變揆度奇恒道在于一神轉不迴迴則不轉乃失
其機至數之要迫近以微著之玉版藏之藏府每日讀之
名曰玉機按此與玉版論要篇大同小異彼則迴作回當取彼參看
五藏受氣於其所生傳之於其所勝氣舍於其所生死於

其所不勝病之且死必先傳行至其所不勝病乃死此言
氣之逆行也故死肝受氣於心傳之于脾氣舍于腎至肺
而死心受氣於脾傳之于肺氣舍於肝至腎而死脾受氣
於肺傳之於腎氣舍於心至肝而死肺受氣於腎傳之于
肝氣舍於脾至心而死腎受氣於肝傳之於心氣舍於肺
至脾而死此皆逆死也一日一夜五分之此所以占死生
之早暮也

此言五藏之病氣有所受有所傳有所舍有所死始之
於我所生而終之于尅我者也受氣者受病氣也凡五
藏之病以子病方盛反乘其母故母受病氣於其所生

也。即肝受氣於其心之類。自此而病氣漸盛，轉輾相尅。傳之于其所勝，乃我之所尅者也。即肝來尅脾之類。所傳者又傳之於所勝，則彼不勝者乃生我者也。病氣從茲而益盛，已舍于此藏矣。舍者居也。即脾往尅腎而腎本生肝，故肝之病氣舍於其腎之類。又自是而傳之於其所勝，即腎來尅心。心來尅肺，肺又來尅肝，則肝至是而死矣。蓋凡病之至死，必先傳之至其所不勝而死。此皆五藏相尅，乃為氣之逆行也。故至于死。按此與難經五十三難七

傳者生相類，但此受氣於其所生，則子來乘母為始。難經則從相尅而始，有不同耳。猶肝之受病始於肺也。論其大義，還以內經為正。其餘傳之于所勝者，悉為相類。蓋病從心始，則心為一藏受傷矣。肝受氣于心，則肝為

二藏受傷矣。肝又傳脾，則脾為三藏受傷矣。脾又尅腎，則腎為四藏受傷矣。腎又尅心，則心為五藏受傷矣。心又尅肺，則肺為七藏受傷矣。又至肝則為七傳。試以肝經言之，心經有病來乘其母，則肝之病氣受之于心。肝木尅土，則傳之于脾。脾土尅水，則氣舍於腎。腎水尅火，則又傳之于心。心火尅金，則又傳之於肺。故曰至肺而死。蓋以肝尅于肺也。由此推之，則肝之受氣在心，心之受氣在脾，脾之受氣在肺，肺之受氣在腎，腎之受氣在肝。皆以母而受之于所生之子也。肝之所傳在脾，心之所傳在肺，脾之所傳在腎，肺之所傳在肝，腎之所傳在心。皆傳於已之所勝者也。肝之所舍在腎，心之所舍在肝，脾之所舍在肺，肺之所舍在腎，心之所舍在肝，脾之所舍在肺。

所舍在脾腎之所舍在肺皆舍于生巳者也肝之所死
在肺心之所死在腎脾之所死在肝肺之所死在心腎
之所死在脾皆死於所不勝者也此皆氣逆而尅必至
於死吾又以一日一夜計五分而分之豈特以歲而論
如肝死在秋以日而論如肝死庚辛之類哉故朝主甲
乙晝主丙丁四季主戊巳辰戌丑未時日晡主庚辛夜
主壬癸今肝至肺而死則其死在日晡時也心至腎而
死則其死在壬癸時也脾至肝而死則其死在甲乙時
也肺至心而死則其死在丙丁時也腎至脾而死則其
死在戊巳及辰戌丑未時也此所以占死生之早暮也

世印何而黃帝

黃帝曰五藏相通移皆有次五藏有病則各傳其所勝不
治法三月若六月若三日若六日傳五藏而當死是順傳
所勝之次故曰別於陽者知病從來別於陰者知死生之
期言知至其所困而死按陰陽別論有別于陽者知病處
期與此知病從來四字義同語異

此帝承上文而言逆傳者固至其所勝而死而有順傳
者亦至其所困而死也逆傳者如上文所言是也順傳
者如熱論謂一曰巨陽受之二曰陽明受之三曰少陽
受之四曰太陰受之五日少陰受之六曰厥陰受之又
如陰陽類論以太陽為三陽陽明為二陽少陽為一陽

太陰爲三陰少陰爲二陰厥陰爲一陰而自表至裏故謂之順傳也然熱論止論外感而由下文三月六月三日六日觀之則月與日同不但傷寒爲然凡內傷外感皆有順傳之義帝問由上文而觀則五藏本相通者也故逆行而移皆有次第凡五藏有病皆各傳其所勝者如此有等順傳所勝之次亦至于死非法所能治者試觀前三月病在陽經則至六月在陰經之盡前三日病在陽經則至六日在陰經之盡傳至五藏已周而其病當死是乃由三陽二陽一陽三陰二陰一陰順傳所勝之次也故曰別於陽經者知病從來從何陽經而至此

也別於陰經者知死生之期卽陰陽應象論所謂其次治六府者未必至死而其次治五藏者誠半死半生也故可以知死生之期是何也至於陰經則至其所因而死故耳

是故風者百病之長也今風寒客於人使人毫毛畢直皮膚閉而爲熱當是之時可汗而發也或痺不仁腫痛當是之時可湯熨及火灸刺而去之弗治病入舍於肺名曰肺痺發欬上氣弗治肺卽傳而行之肝病名曰肝痺一名曰厥脇痛出食當是之時可按若刺耳弗治肝傳之脾病名曰脾風發瘰腹中熱煩心出黃當此之時可按可藥可浴

弗治脾傳之腎病名曰疝瘕少腹寃熱而痛出白一名曰
蠱當此之時可按可藥弗治腎傳之心病筋脉相引而急
病名曰瘵當此之時可灸可藥弗治滿十日法當死腎因
傳之心心即復反傳而行之肺發寒熱法當二歲死此病
之次也長上声瘵音異後世作瘵

此亦言五藏病傳之次亦自其相尅者而言之也帝言

風為百病之長本經風論與此語同生氣通天論骨空論靈樞五色篇皆云風者百病之始

今風寒客於人正以邪從外來如客之至故不曰感而

曰容使人毫毛盡直皮膚受之則閉而為熱當是之時

可汗而發陰陽應象大論云漸至為瘧瘵如瘧論為不

仁痛痒不知也為腫為痛陰陽應象大論曰寒傷形形

傷腫熱傷氣氣傷痛當是之時可用湯熨灸刺等法以

去之即上文可汗而發也乃弗從而治之則為肺痺之

證蓋邪入于陰則病必為痺而肺主皮毛故為肺痺也

宣明五氣論云邪入于陽則狂邪入于陰則痺然肺在變動為欬乃發欬而氣

上耳又弗從而治之則金來尅木乃傳之肝名曰肝痺

一名曰厥脇痛蓋肝之經絡皆在脇也食入即出木來

侮土之漸也當是之時可按可刺又弗從而治之則木

來尅土乃傳之脾名曰脾風發而為痺痺者熱也腹中

亦熱心中必煩表裏皆熱也其所出者黃色黃者土也

亦主熱也當此之時可按可藥可浴又弗從而治之則
土來尅水乃傳之腎病名曰疝瘕腎之經絡在少腹故
少腹煩冤作熱而痛其所出者白色溲出白液也如蟲
之食物內損故一名曰蠱當此之時可按可藥又弗從
而治之則水來尅火乃傳之心其病筋脉相引而急病
名曰瘰蓋腎不足則水不生水不生則筋燥急故相引
也陰氣內弱陽氣外燔筋脉受熱而自跳掣故爲瘰也
當此之時可灸可藥又弗從而治之則心不宜受病今
既受病則滿十日法當死也若腎傳於心之時其心不
受病卽復反傳而行之於肺則病不在心不必以十日

爲期也但肺金再傷宜發寒熱法當延至二歲而死曰
三歲者肺至腎一歲腎至肝一歲肝至心一歲火又乘
肺故云三歲死也由第七節至此觀之則病傳之次有
三一則如肝受病氣于心傳之于脾病氣舍于其腎傳
至于肺而死謂之逆傳之次也一則三月若六月三日
若六日由三陽以至一陰自外而內謂之順傳之次也
一則如此節始感于風成爲肺痺而五藏相尅漸至於
死亦謂之逆傳之次也特死期有不同耳
然其卒發者不必治於傳或其傳化有不以次不以次入
者憂怒悲喜怒令不得以其次故令人有大病矣因而喜

大虛則腎氣乘矣怒則肝氣乘矣悲則肺氣乘矣恐則脾氣乘矣憂則心氣乘矣此其道也故病有五五五二十五變反其傳化傳乘之名也卒音猝令平聲

此言病有猝時暴發而為大病者不必以次而入故不必治其相傳之次也上文所言者乃傳化以次此則不以其次因一時五志驟傷使入不得以其次也喜者心之志也惟心氣大虛則腎氣乘之心之所以大病也怒者肝之志也惟脾氣大虛則肝氣乘之脾之所以大病也悲者肺之志也惟肝氣大虛則肺氣乘之肝之所以大病也恐者腎之志也惟腎氣大虛則脾氣乘之腎之

所以大病也憂與悲同金匱真言論云怒傷肝悲勝怒則憂與悲同亦肺之

志也惟肺氣大虛則心氣乘之肺之所以大病也或以

有餘而乘彼或以不足而受乘皆乘所不勝此其不以

次而入之道也故每藏之病有五凡五五二十有五皆

以五藏之互相傳化如上節所云及五藏之互相傳乘

與本節所云其名自不同有如此者但上節所云者以

外感而此節所云者以內傷也按金匱真言論肝志為肺志為憂腎志為恐今不言脾志者畧耳

大骨枯槁木肉陷下胃中氣滿喘息不便其氣動形期六月死真藏脉見乃予之期日大骨枯槁木肉陷下胃中氣

月死真藏脉見乃予之期日大骨枯槁木肉陷下胃中氣

滿喘息不便內痛引肩項期一月死真藏見乃予之期日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胃中氣滿喘息不便內痛引肩項身
熱脫肉破膈真藏見十月當作之內死大骨枯槁大肉陷
下肩髓內消動作益衰真藏來當作見期一歲死見其真
藏乃予之期日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胃中氣滿腹內痛心
中不便肩項身熱破膈脫肉目匡陷真藏見日不見久立
死其見人者至其所不勝之時則死

此舉諸證漸盛者必以真藏脈見乃期其所死之日時
也大骨者即生氣通天論之所謂高骨也大肉者腎肉
也大骨大肉之榮枯肥瘦可以驗諸骨肉也王註無解
意當見下

又有腎衰之疾果于腰骨高
起寸餘此大骨枯槁故也 大骨枯槁腎之衰也大肉

陷下脾之衰也胃中氣滿喘息不便其氣動形上盛下
虛肺之衰也三經漸衰肝心未及期半歲之內當死必
其有五藏之真脈來現真藏脈如下文真
肝脈至下節云云乃與之期所
死之日耳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胃中氣滿喘息不便
腎脾肺三經衰矣心內作痛而上引肩項亦因以痛則
心經亦衰期一月之內當死必其有五藏之真脈來現
乃與之期所死之日耳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胃中氣
滿喘息不便內痛引肩項則腎脾肺心衰矣身加發熱
諸肉皆脫膈肉已破膈者肉之分理也則脾經更衰而

又五藏真脉來現則十日之内當死矣 大骨枯槁木
 肉陷下腎脾已衰而骨髓内消動作益衰則腎藏尤衰
 餘證尚未盡其真藏之脉未見期一歲之内當死若
 五藏之真脉來見乃予之期所死之日也 大骨枯槁
 大肉陷下胃中氣滿腹内作痛心中不便肩項與身皆
 熱其脉破肉脫腎脾肺心衰矣而目匡下陷真藏脉見
 目不見人是肝經已衰而五藏俱已竭也其人立死幸
 而目猶見人至其所不勝者之時則死如肝死于日晡
 庚酉之時即前第七節一曰一夜五分之謂也
 急虚身中卒至五藏絕閉脉道不通氣不往來譬於墮溺

不可為期其脉絕不來若人一息當作五六至其形肉不

脫真藏雖不見猶死也中、去声 卒、音猝

此承上文而言有等急虚中邪者易死不可拘前證與
 前脉也以言其勢則急以言其人則虚而此身猝然中
 邪致使五藏閉絕脉道不通諸經之氣不能往來譬之
 墮溺水中立時死亡不可以日期必之也其脉或絕而
 不來或有一呼五六至則一吸亦五六至是一息有十
 二至皆絕魂脉也脉之太過不及雖有不同而皆為死
 脉故雖形肉不脫真藏脉雖不見其人亦必死也豈可
 拘於上文所期之日時哉

真肝脉至中外急如循刀力責責然如按琴瑟弦色青白
 不澤毛折乃死真心脉至堅而搏如循薏苡子累累然色
 赤黑不澤毛折乃死真肺脉至大而虛如以毛羽中人膚
 色白赤不澤毛折乃死真腎脉至搏而絕如指彈石辟辟
 然色黑黃不澤毛折乃死真脾脉至弱而乍數乍踈色黃
 青不澤毛折乃死諸真藏脉見者皆死不治也
折音古中
去声辟音

此即真藏脉而擬之又當驗其氣色皮毛而決其死也
 真肝脉至如循刀力之形責責然可畏也又如琴瑟之
 弦至急蓋脉不微弦非脉來與弱輕虛而滑端直以長

之本體也乃但弦而無胃者也色雖見青而白來尅之
 不復潤澤金尅木也其毛已折元氣敗也故曰死
 真心脉至至堅而搏如循薏苡子累累然脉不微鈞
 非來盛去衰之本體也乃但鈞而無胃者也色雖見赤
 而黑來尅之不復潤澤水尅火也其毛已折元氣敗也
 故曰死
 真肺脉至大而虛過于盛也如以毛羽中人
 膚浮而無着也蓋脉不微浮非輕虛以浮來急去散之
 本體也乃但浮而無胃者也色雖見白而赤來乘之不
 復潤澤火尅金也其毛已折元氣敗也故曰死
 真腎
 脉至搏擊而絕如指彈石辟辟然是脉不微沈非沈

以搏之本體也乃但沈而無胃者也色雖黑而黃來
尅之不復潤澤土尅水也其毛已折元氣敗也故曰死
其脾脉至雖云軟弱而乍數乍踈是如水之流如鳥
之喙非和柔相離如雞踐地之本體也乃但弱而無胃
者也色雖見黃而青來尅之不復潤澤木尅土也其毛
已折元氣敗也故曰死

黃帝曰見真藏曰死何也岐伯曰五藏者皆稟氣于胃
者五藏之本也藏氣者不能自致於手太陰必因于胃氣
乃至於手太陰也故五藏各以其時自爲而至於手太陰
也故邪氣勝者精氣衰也故病甚者胃氣不能與之俱至

於手太陰故真藏之氣獨見獨見者病勝藏也故曰死帝

曰善

爲去声此節大義與太陰陽明篇帝問脾
病而四肢不用一股義同但辭全不同耳

此承上文而言無胃氣者乃真藏脉也脉必始於手太

陰肺經而後行之於諸經又必有胃氣而後五藏之氣

始會於手太陰肺經故五藏各以其所屬之時而藉胃

氣以至於手太陰肺經也彼邪氣勝者正氣必衰安得

有胃氣以至於手太陰但見各藏之真藏脉獨見耳此

其病氣勝于藏氣所以至於死也

黃帝曰凡治病察其形氣色澤脉之盛衰病之新故乃治

之無後其時形氣相得謂之可治色澤以浮謂之易已脉

從四時謂之可治脉弱以滑是有胃氣命曰易治取之以
時形氣相失謂之難治色夭不澤謂之難治脉實以堅謂
之益甚脉逆四時為不可治必察四難而明告之易俱去声
此言凡治病者必察形氣色脉而決其生死也形氣色
脉四者其間有氣盛形盛氣虛形虛謂之相得其病可
治蓋氣盛形盛之氣主邪氣言而氣虛形虛之氣主正
氣言其形則形體也若形盛氣虛氣盛形虛謂之相失
則難治矣蓋形盛氣虛之氣主正氣言而氣盛形虛之
氣主邪氣言所以曰難治也色浮而澤血氣相榮其病
易已若色失而晦枯燥不澤則難已矣脉之弦鈞毛石

順于四時其病可治若沈瀦浮大逆于四時則為不可
治矣脉弱以滑是有胃氣又必分時以取之其病易治
若脉實以堅是無胃氣則病為益甚矣此四者未易明
辨謂之四難必察此而明告病人可也

所謂逆四時者春得肺脉夏得腎脉秋得心脉冬得脾脉
其至皆懸絕沈瀦者命曰逆四時未有形藏于春夏而脉
沈瀦秋冬而脉浮大者曰逆四時也

按平人氣象論云脉形春夏而脉瀦秋冬而脉浮大命曰逆四時也與此義同

此舉脉逆四時者而申言之也所謂脉逆四時者春得
肺脉金尅木也夏得腎脉水尅火也秋得心脉火尅金

也冬得脾脉土尅水也四脉之至皆懸絕沈瀯是無胃氣名曰逆四時也此皆析而言之耳又嘗統而言之大凡春夏陽氣漸上脉宜弦洪而反沈瀯秋冬陽氣漸下脉宜沈瀯而反浮大此謂逆四時之脉也

病熱脉靜泄而脉大脫血而脉實病在中脉實堅病在外脉不實堅者皆難治

中脉虛病在外脉瀯堅者皆難治與此大同

此舉脉與證反者而決其為難治也熱病宜洪大而反沈靜後泄脉宜靜而反脉大脫血宜沈而反脉實病在中者據平人氣象論脉不當虛然亦不可太實而堅今

曰實堅則邪氣在內未已也病在外者據平人氣象論脉不宜瀯堅今日實堅則邪氣在外方盛也皆謂之難治也

本經曰正氣滯則邪氣亦滯

黃帝曰余聞虛實以決死生願聞其情岐伯曰五實死五虛死帝曰願聞五實五虛岐伯曰脉盛皮熱腹脹前後不通悶糲此謂五實脉細皮寒氣少泄利前後飲食不入此謂五虛帝曰其時有生者何也岐伯曰漿粥入胃泄注止則虛者活身汗得後利則實者活此其候也
此言五實為邪氣有餘五虛為正氣不足皆為死而正氣復則虛者可生邪氣去則實者亦可生也通評虛實

論云邪氣盛則實正氣奪則虛故實者有五脉盛者心也皮熱者肺也腹脹者脾也前後不通者腎也悶瞀者肝也五藏有邪五邪各實所以曰死然使身汗而邪從外散後利而邪從下行則五實漸去實者亦有可活也

此即熱論所謂未滿三日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泄而已之義 虛者有五脉細屬心皮寒屬肺氣少屬肝泄利前後屬腎飲食不入屬脾五藏各虛所以曰死然使漿粥入胃胃氣漸復泄利漸止正氣本泄則五虛漸補虛者亦有可活也以理推之五實自外感而言五虛自內傷而言然必五實五虛各備方可曰死而虛實止見一證未可以輕決也

按實命全形論亦有

五實五虛但彼馬實二字就鐵法而言

○三部九候論篇第二十 中有三部九候等法故名篇

黃帝問曰余聞九鍼於夫子衆多博大多不可勝數余願聞要道以屬子孫傳之後世著之骨髓藏之肝肺軟血而受不敢妄泄令合天道必有終始上應天光星辰歷紀下副四時五行貴賤更立冬陰夏陽以人應之奈何願聞其方岐伯對曰妙乎哉問也此天地之至數

首數字上聲屬屬同著着同軟孟字云束牲載書而不軟血令平声未數字去声

此伯承帝問要道而指其為至極之數也

帝曰願聞天地之至數合於人形氣血通決死生為之奈何

何歧伯曰天地之至數始於一終於九為一者天二者地三者人因而三之三三者九以應九野故人有三部部有三候以決死生以處百病以調虛實而除邪疾

此言有三部九候之法以啓下文之端也

帝曰何謂三部歧伯曰有下部有中部有上部部各有三候三候者有天有地有人也必指而導之乃以為真上部天兩額之動脈上部地兩頰之動脈上部人耳前之動脈中部天手太陰也中部地手陽明也中部人手少陰也下部天足厥陰也下部地足少陰也下部人足太陰也故下部之天以候肝地以候腎人以候脾胃之氣帝曰中部之

候奈何歧伯曰亦有天亦有地亦有入天以候肺地以候胃中之氣人以候心帝曰上部以何候之歧伯曰亦有天亦有地亦有人天以候頭角之氣地以候口齒之氣人以候耳目之氣三部者各有天各有地各有人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則為九九分為九野九野為九藏故神藏五形藏四合為九藏五藏已敗其色必夭大必死矣

此詳論人必有三部各部有三候而合為九藏應於九野所以為天地之至數也上部有天有地有人天者兩額之動脈即下文天以候頭角之氣此脈在額兩旁瞳

子膠聽會等處動應於指足少陽脈氣所行也地者兩
頰之動脈卽下文地以候口齒之氣此脈在鼻孔下兩
旁近于巨膠之分動應於指足陽明脈氣所行也人者
耳前之動脈卽下文人以候耳目之氣此脈在耳前陷
者中絲竹空和膠等處動應于指手少陽脈氣所行也
凡此者皆所以候之於頭面故謂之上部也中部有天
有地有人天者手太陰肺經也卽下文天以候肺之謂
脈在掌後寸口中是謂經渠動應于指卽手太陰脈氣
所行也地者手陽明大腸經也卽下文地以候胃中之
氣此脈在手大指次指歧骨間合谷之分動應於指手

陽明脈氣所行也人者手少陰心經也卽下文人以候
心之謂此脈在掌後銳骨之端神門之分動應于指卽
手少陰脈氣所行也凡此者皆所以候之于手故謂之
中部也下部有天有地有人天者足厥陰肝經也卽下
文下部之天以候肝此脈在毛際外羊矢下一寸半五
里之分動而取之動應于指卽足厥陰脈氣所行也女
子取太衝在足大指本節後二寸陷中地者足少陰腎經也卽下文
地以候腎此脈在足內踝後跟骨上陷中太谿之分動
應于指卽足少陰脈氣所行也人者足太陰脾經也卽
下文人以候脾胃之氣此脈在魚腹上越筋間直五里

下箕門之分動應于指即足太陰脈氣所行也凡此者皆所以候之於足故謂之下部也頭手足分上中下為三部矣而三部之中又各有天地人合則為九所以燹九野而九野正合于吾身之九藏故神藏五以肝藏魂心藏神脾藏意肺藏魄腎藏志也形藏四即上文頭角耳目口齒胃中也合為九藏人有九藏地有九野乃天地之至數有如此者五藏已敗則其色必夭夫者異于常候也其人死矣按後世三部法以手之寸關尺為主而此篇脈法以頭面為上部手為中部足為下部觀下文手足上去踝五寸等語推之可見矣要之古人診脈不止于手而凡頭面手足之動脈無不診之猶傷寒論多以跌陽脈言之者同也其九候法亦以三部中有天地人與後世之浮中沈者不同也

帝曰以候奈何岐伯曰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調其氣之虛實實則瀉之虛則補之必先去其血脈而後調之無問其病以平為期度音

此承上文而言調病之法也三部九候固如上文所言矣然醫工診候之法必先度其形之肥瘦知其氣之實而實者有餘可以瀉之度其形之瘦則知其氣之虛而虛者不足可以補之凡此病者皆必有邪必先去其脈中之結血以去其邪而後調其虛實以行補瀉且無問其病之何如惟補之瀉之而以平為期可也此論用鍼之法而用藥者亦可以類推矣

帝曰決死生奈何岐伯曰形盛脈細少氣不足以息者危形瘦脈大胃中多氣者死形氣相得者生參伍不調者病三部九候皆相失者死上下左右之脈相應如參春者病甚上下左右相失不可數者死中部之候雖獨調與象藏相失者死中部之候相減者死目內陷者死數去聲此亦承上文而言決死生之法也形體盛矣而脈則細氣則少呼吸之息不足是謂之危危者險也形體瘦矣而脈則大胃中多氣或喘或滿是之謂死凡此者即前篇形氣相失謂之難治也若形氣相得即形盛脈大形瘦脈細乃前篇形氣相得謂之可治所以曰生參之伍

之而衆脈相失乖其常度其人必病三部之中而有九候之法如下文七診求現殊為相失是之謂死夫不調曰病而相失曰死則有輕重之別也上下部中各有左右其脈相應如參春者病甚是謂太數而鼓如用參春之杵也上下左右其脈相失不可數者死蓋謂一息十至以上也夫曰病甚曰死亦有別也上文言三部之不相應者為病為死故中部之候雖獨調和然與上下二部之脈彼此相失其死必也且中部之候亦至相減不得調和則其死亦可必矣不惟是也足太陽之脈起於目內眥主諸陽經之氣乃衛氣之行從茲而始者今日

目已内陷則亦必死之驗也

帝曰何以知病之所在岐伯曰察九候獨小者病獨大者病獨疾者病獨遲者病獨熱者病獨寒者病獨陷下者病

此言九候之中有七診之法也言察九候之中大小偏

者病疾遲偏者病寒熱偏者病脈獨陷下者病名曰七

診之法而可以識九候中之病也按九候有此七診法與後世脈訣七診異

以左手足上上去踝五寸按之庶右手足當踝而彈之其

應過五寸以上蠕蠕然者不病其應疾中手渾渾然者病

中手徐徐然者病其應上不能至五寸彈之不應者死是

以脫肉身不去者死中部作踈作數者死其脈代而鈞者

病在絡脈九候之相應也上下若一不得相失一候後則

病二候後則病甚三候後則病危所謂後者應不俱也察

其府藏以知死生之期必先知經脈然後知病脈真藏脈

見者勝死中見者勝死中見者勝死中見者勝死

此言診脈之有定所正可以施七診而知諸病也手踝

之上手太陰肺經脈也應于中部去踝五寸手之踝骨

在下而從内廉至太淵穴計有五寸足踝之上足太陰

脾經脈也應于下部去内踝骨之上五寸乃三陰交之

上漏谷之下也蓋漏谷去踝六寸也以其左手上去踝

五寸即太淵穴左足上去踝五寸即漏谷之下兩處按

其脉則於右手右足當踝而彈之若按右手右足之脉則於左手左足彈之蓋使左右相應也其應過五寸以上蠕蠕然者不病蠕者乃蟲之軟也今脉軟而和故曰不病其脉應而速中指渾渾然者病渾渾當作混混不清也中指徐徐然者病徐徐緩也不應手也其應上不能至五寸左右手足互相彈之不應者死蓋氣絕故不應也凡曰應者應醫士之指下也足太陰脾經之脉應在肉是以脫肉不能行去者死手太陰肺經之脉主乎氣是以中部乍踈乍數者死氣之衰也其脉代而鈎者病在絡脉鈎為夏脉又夏氣在絡故病在絡脉絡脉受

邪則經脉自滯故脉來中止而代也九候之相應者上下若一不得相失則遲速大小相等斯為可貴其有不等者一候後則病二候後則病甚三候後則病危所謂候後曰病曰甚曰危者脉來應手之際左右上下不得齊一也又必察其府藏以知死生之期即陰陽別論之所謂別于陽者知病忌特別于陰者知死生之期也又必先知各經自然之經脉即靈樞經脉篇然後知各經適然之病脉凡真藏脉來見者至於相勝之日時而死矣按此節似有錯簡姑從正文釋之

足太陽氣絕者其足不可屈伸死必戴眼按診要經絡篇載三陽三陰脉

之證內言足太陽之脈其終也戴眼反折痠癢其色白絕汗乃出出則死矣與此畧同此當與後第十三節參看

此舉足太陽經之氣絕者必有證之可驗也足太陽之脈起于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從頂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膊內俠脊抵腰中其支者復從肩膊別下貫髀過髀樞下合膈中貫膈循踵至足外側故太陽氣絕其足不可屈伸而死必戴眼也

帝曰冬陰夏陽奈何岐伯曰九候之脈皆沈細懸絕者為陰主冬故以夜半死盛躁喘數者為陽主夏故以日中死是故寒熱病者以平旦死熱中及熱病者以日中死病風者以日夕死病水者以夜半死其脈乍疎乍數乍遲乍疾

者日乘四季死

此詳言諸病必有死期也帝于首節曾以更互冬陰夏陽以人應之為問故此又復問之伯言九候之脈凡沈細懸絕者皆為陰脈其脈宜見於冬然凡病至於死者必死以夜半正以脈與時皆陰也凡盛躁喘數者皆為陽脈其脈宜見於夏然凡病至於死者必死以日中正以脈與時皆陽也病發寒熱者本於感風風為足厥陰肝經所感其死必以平旦正以平旦屬甲乙木也論云因于露風乃生寒熱則寒熱之病風氣所感也內熱及凡熱病者本于有火火為手少陰心經所屬其死必以日中正以日中屬丙

丁火也又凡病風者必足厥陰肝經感之不特死于平旦其死又以日夕正以日夕屬申酉金而與木相尅也凡病水者必足少陰腎經主之其死必以夜半正以夜半屬壬癸水也凡脉乍疎乍數乍遲乍疾者脾氣內絕其死必以日乘四季死正以四季之時屬辰戌丑未土也

形肉已脫九候雖調猶死七診雖見九候皆從者不死所言不死者風氣之病及經月之病似七診之病而非也故言不死若有七診之病其脉候亦敗者死矣必發噦噫此舉形肉已脫者為死七診見者唯風氣與經月之病

為不死餘則九候敗而亦為死也

此節止舉二端而言

夫形肉在

入猶堂室之有墻壁也形肉已脫則九候之脉雖調猶

死即上文所謂脫肉身不去者死也上文言七診為病

者詳矣若七診雖見九候之脉皆與各經相宜者不死

所謂不死者以其有風氣之病為有外邪月經不行之

病為有妊娠則似有七診之病而實非真七診也故言

不死若除風氣經病之外而有七診之病其九候亦敗

者死矣且胃經既竭神不守心故死之時必發噦噫宜

明五氣篇云心為噦胃為噦

必審問其所始病與今之所方病而後各切循其脉視其

經絡浮沈以上下逆從循之其脉疾者不病其脉遲者病
脉不往來者死皮膚著者死著者同

此亦詳診脉之法也脉疾者氣猶強盛故不病脉遲者
氣已不足故病脉不往來精神已去故死皮膚著者骨
已乾枯故死

帝曰其可治者奈何岐伯曰經病者治其經孫絡病者治
其孫絡血病身有痛者治其經絡其病者在奇邪奇邪
之脉則繆刺之留瘦不移節而刺之上實下虛切而從之
索其結絡脉刺出其血以見通之奇邪見靈樞經結
口問血絡等篇
此詳言諸病之刺法也病有在經者治其經穴如肺病

治其經渠之謂病有在孫絡者治其孫絡之結血靈樞
脉度

篇云經脉為裏支而橫者為絡絡之別者為孫
盛而血者疾誅之盛者寫之虛者飲藥以補之血病及

身有痛者合經穴絡穴而治之如肺病治經
渠列缺之謂其有奇邪

者不正之邪適然所中者則取絡脉以繆刺之左取右

右取左也病氣淹留形容減瘦證不移身則以時消息

而漸刺之即上文所謂無問其病以平為期者是也

有等上實下虛當切而從之必其有結絡之脉故上下不

通當索其結處而刺出其血以現通之即上文刺孫絡

絡脉之謂也

瞳子高者太陽不足戴眼者太陽已絕此決死生之要不

可不察也此篇為第八節之脫簡

上文言足太陽氣絕者其足不可屈伸死必戴眼然須知瞳子高者乃太陽不足欲絕而未絕戴眼者乃太陽已絕欲甦而不能此內有死生之分不可不察也

手指及手外踝上五指留鍼王註以為錯簡者是也愚疑是第七節中手徐徐然下之

脫簡

○經脈別論篇第二十一別彼劣切內言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少陰厥陰之脈各有

分別故各篇

黃帝問曰人之居處動靜勇怯脈亦為之變乎歧伯對曰凡人之驚恐恚勞動靜皆為變也是以夜行則喘出于腎

淫氣病肺有所墮恐喘出于肝淫氣害脾有所驚恐喘出于肺淫氣傷心度水跌仆喘出于腎與骨當是之時勇者氣行則已怯者則著而為病也故曰診病之道觀人勇怯骨肉皮膚能知其情以為診法也首為去声恚音穢怒也度瘦同跌音迭仆音付

同著着

此言脈有因五藏受傷而變而診病者當據此以為法也帝問居處或動或靜性情或勇或怯脈亦為之變乎伯言凡人或驚或恐或怒或勞或動或靜皆為變也是以腎屬少陰衛氣夜行于陰營氣以寐而養設當夜而行則喘息內出于腎而肺為之母者子氣浸淫上干于

肺肺斯病焉有所墮墜而恐則筋既受傷血亦不納其
 喘息內出于肝而肝氣反餘淫氣乘土脾被害焉有所
 驚怖而恐驚則氣亂喘息內出於肺而心無所倚神無
 所歸所勝妄行心反傷焉渡水跌仆水通於腎跌仆傷
 腎喘出於腎與骨斯時也勇者氣散則無病怯者氣著
 則為病矣故診病之道既觀人之勇怯骨肉皮膚而又
 能知病肺害脾傷心者病之詳則診法備矣
 故飲食飽甚汗出於胃驚而奪精汗出於心持重遠行汗
 出於腎疾走恐懼汗出於肝挫體勞苦汗出于脾故春夏
 秋令四時陰陽生病起于過用此為常也

此言人之四時藏府生病皆起于過用亦診病者所當
 知也飲食入胃太過于飽食氣蒸迫故汗出于胃事有
 驚怖致奪精神心神外越故汗出于心所持則重所行
 則遠必骨以當之惟腎主于骨故汗出于腎其走過疾
 兼之恐懼必筋以當之惟肝主于筋故汗出于肝挫動
 其體勞苦其形必肉以當之惟脾主于肉故汗出于脾
 此乃四時之在藏為陰在府為陽其有病皆起于過用
 如飲食飽甚等義人所常犯者也凡診病者又不可不知
 此等之病由歟
 食氣入胃散精于肝淫氣於筋食氣入胃濁氣歸心淫精

于脉。脉氣流經。經氣歸于肺。肺朝百脉。輸精于皮毛。毛脉合精。行氣于府。府精神明。留于四藏。氣歸于權衡。權衡以平。氣口成寸。以決死生。飲入于胃。游溢精氣。上輸于脾。脾氣散精。上歸于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合於四時。五藏陰陽揆度。以為常也。

此言食入于胃者。精氣散于肝。歸于心。而會于肺。飲入于胃者。輸于脾。歸于肺。而下行于膀胱。亦診病者所當知也。食氣者。穀氣也。穀氣入胃。運化于脾。而精微之氣散之于肝。則浸淫滋養于筋矣。以肝主筋也。穀氣入胃。其已化之氣。雖曰精氣。而生自穀氣。故亦可名為濁氣。

也。心居胃上。而濁氣歸之。則浸淫滋養于脉矣。以心主脉也。心為諸經之君主。夫血脉脉氣流于諸經。諸經之氣歸于肺。肺為五藏之華蓋。所謂藏真高于肺。以行營衛陰陽。故受百脉之朝會。其精氣運之于皮毛矣。以肺主皮毛也。肺曰毛心曰脉。毛脉合精。而精氣行于府。府者膻中也。靈樞五味篇謂太氣積于胃中。邪客篇謂宗氣積于胃中。刺節真邪篇謂宗氣流于海者。是也。膻中為府。其精氣最為神明。而司呼吸行經隧。始行于手太陰肺經。通于心肝脾腎之四藏。而四藏之精皆其所留是氣也。平如權衡。惟其始于手太陰肺經。而行之。

故氣口者即手太陰經之太淵穴也與魚際相去一寸

又成寸口之名真可以診吉凶而決死生也靈樞小鐵解篇以氣

口虛為當補氣口盛為當寫則凡病皆以氣口為主然所食之穀有精氣則所飲

之水亦有精氣方其飲入于胃其精微之氣游溢升騰

上輸于脾蓋脾附於胃之右比胃為上故脾氣散精上

歸于肺而肺行百脉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分布于

四藏五藏並行乎水精真有合于四時五藏及古經陰

陽揆度等篇之常義也診病者可弗知歟按飲入于胃

而不言食李東垣脾胃論朱丹竅纂男書不考上文為食乃改為飲食入胃則于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之義大

肯矣殊不知上文之食含蓄飲義而下文之飲必難以兼食也何諸醫書皆宗李朱而不考經旨者皆繆矣

太陽藏獨至厥喘虛氣逆是陰不足陽有餘也表裏當俱

寫取之下俞陽明藏獨至是陽氣重并也當寫陽補陰取

之下俞少陽藏獨至是厥氣也蹻前卒大取之下俞少陽

獨至者一陽之過也太陰藏搏者用心省真五脉氣少胃

氣不平三陰也宜治其下俞補陽寫陰一陽獨嘯少陽厥

也陽并于上四脉爭張氣歸于腎宜治其經絡寫陽補陰

一陰至厥陰之治也真虛瘠心厥氣留滯發為白汗調食

和藥治在下俞卒與同一陽獨嘯之一陽當作二陰少陽

腎方有照應瘠音猶瘦也種去声

此言三陽三陰脉證各見者宜分經而治也太陽者足

太陽膀胱經也其脉獨至張仲景以為尺寸脉浮厥者氣逆喘者
 難息虛者不實諸證上行是腎經不足膀胱經有餘也
 蓋膀胱與腎為表裏而裏不足則在表有餘之邪乘之
 其表裏俱當寫取之下俞蓋下者足也俞者膀胱經之
 俞穴束骨足小指外側本節後赤白肉際腎經之俞穴
 太谿足內踝後跟骨上動脈陷中鐵三分留七呼灸三寸
 之訛而于本經之由是三陽入于一陽則為足陽明胃
 經矣陰陽別論篇岐伯以太陽為三陽陰陽類論黃帝以陽明為一陽少陽為一陽陽明脉氣
 獨至張仲景以為尺寸俱長是足太陽之邪重并于陽明也胃屬
 陽脾屬陰惟陽氣重并當寫足陽明胃經之俞穴陷谷

足大指次指外間陷中灸三壯鐵三分留七呼補足太陰脾經之俞穴太白足大指內側內踝前核骨下陷中鐵三分灸三壯由是二陽入于一陽則為足少
 陽膽經矣少陽脉氣獨至張仲景以為尺寸俱弦是足少陽之氣
 逆也然足少陽之脉下行抵絕骨之端當外踝之前循
 足跗故陽蹻者本屬足太陽經之申脉而陽蹻之前乃
 足少陽之脉今猝然而大是少陽之氣盛也當寫膽經
 之俞穴臨泣足次指本節後間陷中去夾谿一分蓋少陽
 獨至者正一陽之有過也過者病也故即此經治之而
 其肝經則無及耳由是一陽入于三陰則為足太陰脾
 經矣陰陽類論黃帝以足太陰為三陰足少陰為二陰厥陰為一陰太陰藏搏者下

素問卷之三

三十一

節之所謂伏鼓脈者是也仲景以爲尺寸俱沈細真者真藏之脈

也宜用心省之若真藏脈來則不可治矣此藏之脈搏

者何也五藏之脈氣少而胃氣不平故言此三陰真藏

之脈來現也當補足陽明胃經之俞穴陷谷足次指外

陷中去內庭二寸鉞馬足太陰脾經之俞穴太白足大

五分留七呼灸三壯由是三陰入于二陰則爲足少陰

腎經矣嘯者耳中鳴也陰陽應象大論曰腎在竅爲耳

今二陰獨嘯是少陰之氣逆于上也足太陽之氣并于

上而行而太陽陽明少陽太陰之四脈爭張而有餘故

邪氣歸之于腎宜寫足太陽膀胱經之經穴崑崙絡穴

飛揚崑崙足外踝後跟骨上陷中鉞三寸三

壯補足少陰腎經之經穴復溜足內踝上二寸筋骨陷

壯絡穴本鍾足跟後踵中本骨上兩筋

于一陰則一陰之脈至者乃足厥陰肝經治事也至此

則虛者真痛者在心其逆氣留薄發爲白汗白汗者肝

虛爲金所乘也宜調和藥食并治肝經之俞穴太衝足

指本節後一寸半動脈應手不言補寫者上文腎經尚

補而此肝經亦宜曰補况既曰真虛則豈可再寫乎按

篇傳經次第唯熱論一日巨陽受之二日陽明受之三日

日少陽受之四日太陰受之五日少陰受之六日厥陰

受之與此相類然以諸經證候觀之則與熱論之證不同未可以外感論也學者察之

帝曰太陽藏何象岐伯曰象三陽而浮也帝曰少陽藏何象岐伯曰象一陽也一陽藏者滑而不實也帝曰陽明藏何象岐伯曰象太浮也太陰藏搏言伏鼓也二陰搏至腎沈不浮也此節末言二陰則上文一陽獨嘯少陽脈也當為二陰少陰可知且此尾不言厥陰信有脫簡而上節之訛益顯

此總承上文而明六經之脈象也帝言太陽陽明少陽俱曰獨藏至而太陰藏則曰藏搏二陰則曰獨嘯一陰則曰至其脈體果何象耶伯言太陽之脈主于浮蓋太陽為三陽陽行于表故脈宜象三陽而浮也少陽為陽之裏陰之表所謂半表半裏者是也其藏為陽之初生

故脈體滑而不實象一陽之為初陽也陽明雖為太陽之裏而實為少陽之表比之滑而不實者則大而浮矣彷彿乎太陽之浮也太陰則入于陰分脈雖始伏而實鼓擊于手未全沈也二陰雖相搏而至然腎脈沈而不浮也由是觀之則厥陰為沉之甚又非二陰比矣

○藏氣法時論篇第二十二五藏之氣必應天時而人之治藏氣者當法天時故

各篇

黃帝問曰合人形以法四時五行而治何如而從何如而逆得失之意願聞其事岐伯對曰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更貴更賤以知死生以決成敗而定五藏之氣間甚之時

死生之期也帝曰願卒聞之卒如字

此因帝欲法時以治藏氣而伯言以五行為主可以為

治病之準也下文乃詳言之卒盡也按素問靈樞言願卒聞之者甚多其

義做

岐伯曰肝主春足厥陰少陽主治其日甲乙肝苦急急食

甘以緩之心主夏手少陰太陽主治其日丙丁心苦緩急

食酸以收之脾主長夏足太陰陽明主治其日戊己脾苦

濕急食苦以燥之肺主秋手太陰陽明主治其日庚辛肺

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腎主冬足少陰太陽主治其日

壬癸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開腠理致津液通氣也

此言五藏應乎四時而治之者必法時也春屬木肝亦

屬木故肝主春斯時也足厥陰肝者乙木也足少陽膽

者甲木也正治其時春之日有甲乙乃肝氣之尤旺者

然肝脈主弦最苦在急急則肝病也惟甘性緩急宜食

甘者以緩之凡飲食藥物皆然夏屬火心亦屬火故心主夏斯

時也手少陰心者丁火也手太陽小腸者丙火也正治

其時夏之日有丙丁乃心氣之尤旺者然心脈洪最苦

在緩緩則心虛也惟酸性收急宜食酸者以收之長夏

屬土脾亦屬土故脾主長夏斯時也足太陰脾者己土

也足陽明胃者戊土也正治其時長夏之日有戊己乃

脾氣之尤旺者然脾為太陰濕土最苦在濕濕則脾病也惟苦性燥急宜食苦者以燥之秋屬金肺亦屬金故肺主秋斯時也手太陰肺者辛金也手陽明大腸者庚金也正治其時秋之日有庚辛乃肺氣之尤旺者然肺苦氣上逆惟性苦者可以泄逆急宜食苦者以泄之冬屬水腎亦屬水故腎主冬斯時也足少陰腎者癸水也足太陽膀胱者壬水也正治其時冬之日有壬癸乃腎氣之尤旺者然腎屬水最苦燥惟辛性潤急宜食辛者以潤之如黃柏庶乎腠理自開津液自致五藏之氣自相通也

病在肝愈於夏夏不愈甚于秋秋不死持於冬起於春禁當風肝病者愈在丙丁丙丁不愈加于庚辛庚辛不死持于壬癸起于甲乙肝病者平旦慧下晡甚夜半靜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補之酸瀉之

此以下五節承上文而言五藏之病可以于歲于日于時而決之又當順其所欲之性以行補瀉之法也試以肝經言之凡病在肝者以肝性屬木其病從春始也至于夏屬火則火能尅金而金不能尅木故肝病當愈于夏所謂子制其鬼者是也餘愈若夏不愈當甚于秋蓋甚則淪于死矣乃金來尅木所謂子休鬼復者是也甚

同設秋不死當持於冬蓋冬屬水水爲肝之母母氣一
旺肝氣有資故可與病氣相支而不甚耳所謂鬼休而
母養故能相持于父母之鄉也同餘持其冬雖與相持其
病復起于春蓋肝氣之病又當至春而起所謂自得其
位而起者是也同餘起然吾之肝正屬厥陰木而風氣必
通于肝故凡有肝病者必禁當風以犯之也斯則一歲
之中可以計其所愈所甚所持所起者如此至于以日
而計之者何如肝病者愈于丙丁之日以丙丁火旺所
制者金而金不尅木木病自愈也設丙丁不愈加于庚
辛之日加卽甚之謂也以庚辛金旺必來尅木而木病

素問卷之二

三十一

七

必甚也設庚辛不死持于壬癸之日以壬癸水旺必母
來助子而木病可支也雖能支于水旺之日而又必起
于甲乙之日以木病當復于本日也又至于以時而計
之者何如肝病者平旦慧以平旦應甲乙木故病主慧
慧者爽也時王木亦王也下晡甚以下晡者申酉時也
應在庚辛故病主甚金來尅木也夜半靜以夜半者亥
子時也應在壬癸故病主靜水來生木也况肝既有病
則治之者當順其性而治之故肝之所苦在急則其所
欲在散惟味之辛者主散宜急食辛以散之性欲散而
辛能散此補之者所以用辛也性苦急而酸能收此爲

素問卷之二

三十一

七

乏者所以用酸也治肝之法又如此

病在心愈在長夏長夏不愈甚于冬冬不死持於春起于夏禁溫食熱衣心病者愈在戊巳戊巳不愈加于壬癸壬癸不死持于甲乙起于丙丁心病者日中慧夜半甚平旦靜心欲更急食鹹以更之用鹹補之其瀉之

以心經言之凡病在心者以心性屬火其病從夏始也至于長夏屬土則土能剋水而水不能剋火故心病當愈于長夏但長夏不愈當甚于冬以水能剋火也若冬不死當持于春以木能生火也其病之復起又當在于夏以火病當起于火候也且熱則心躁故食溫衣熱者

昔當禁用之此乃以歲而計之者如此至于以日而計之者何如心病者愈在戊巳日以土旺則水衰水衰不能剋火也戊巳不愈加于壬癸以水旺則火必受剋也壬癸不死持于甲乙以木旺則火生也然心病必起于丙丁以火病當復于火日也又至于以時而計之者何如心病者日中慧以日中正屬丙丁火也夜半甚以夜半正屬壬癸水也平旦靜以平旦正屬甲乙木也然所以治之者心欲更惟鹹為能更堅急食鹹以更之惟其所欲在更此鹹之所以為補也唯其所苦在緩此甘之所以為瀉也此乃因其性而治之耳

病在脾愈在秋秋不愈甚春春不死持于夏起于長夏
禁濕食飽食濕地濡衣脾病者愈在庚辛庚辛不愈加于
甲乙甲乙不死持于丙丁起于戊巳脾病者日昃慧日出
甚下晡靜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用苦爲之甘補之晷音
以脾經言之凡病在脾者以脾性屬土其病從長夏始
也至于秋屬金則金能尅木而木不能尅土故脾病當
愈于秋但秋不愈當甚于春以木能尅土也若春不死
當持于夏以火能生土也其病之復起又當在于長夏
以土病當復于土月也且食或溫熱過于太飽或濕地
濕衣皆脾土所惡俱宜禁之此乃以歲而計之者如此

至于以日而計之者何如脾病者愈在庚辛日以金旺
則木衰木衰不能尅土也庚辛不愈加于甲乙以木旺
則土必受尅也甲乙不死持于丙丁以火旺則土生也
然脾病必起于戊巳以土病當復于土日也又至于以
時而計之者何如脾病者日昃慧以日昃則未土正王
土性耐也日出甚以日出則木旺也下晡靜以金王則
木退也然所以治之者脾欲緩唯甘者能緩急食甘以
緩之惟甘能緩之此其之所以爲補也脾苦濕惟苦性
堅燥此苦之所以爲瀉也
病在肺愈在冬冬不愈甚于夏夏不死持于長夏起于秋

禁寒飲食寒衣肺病者愈在壬癸壬癸不愈加于丙丁丙
丁不死持于戊巳起于庚辛肺病者下晡慧日中甚夜半
靜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補之辛瀉之

以肺經言之凡病在肺者以肺經屬金其病從秋始也
至冬屬水則水能尅火而火不能尅金故肺病當愈于
冬但冬不愈當甚于夏以火能尅金也若夏不死當持
于長夏以土能生金也其病之復起又當在于秋以金
病當起于金候也且肺惡寒故衣食之寒者皆禁用之
此乃以歲而計之者如此至于以日而計之者何如肺
病者愈在壬癸日以水王則火衰火衰不能尅金也壬

癸不愈加于丙丁以火王則金必受尅也丙丁不死持
于戊巳以土王則金玉也然肺病必起于庚辛金病當
復于金日也又至于以時而計之者何如肺病者下晡
慧以下晡正屬庚辛金也日中甚以日中正屬丙丁火
也夜半靜以夜半正屬壬癸水也然所以治之者肺欲
收惟酸爲能收急食酸以收之唯其所欲在收此酸之
所以爲補也所苦在散此辛之所以爲瀉也

病在腎愈在春春不愈甚于長夏長夏不死持于秋起于
冬禁犯焯煖熱食溫灸衣腎病者愈在甲乙甲乙不愈甚
于戊巳戊巳不死持于庚辛起于壬癸腎病者夜半慧四

季甚下音哺靜音腎欲堅急音食苦以堅之用苦補之音鹹音煎之音

以腎經言之凡病在腎者以腎經屬水其病從冬始也至春屬木則木能尅土而土不能尅水故腎病當愈于春若春不愈當甚于長夏以土能尅水也若長夏不死當持于秋以金能生水也其病能復起又當在于冬以水病必在于水候也且腎性惡燥故凡焯煖之熱食溫炙之衣宜弗犯之此乃以歲而計之者如此至于以日而計之者何如腎病者愈在甲乙日以木王則土衰土衰不能尅水也甲乙不愈甚于戊己以土王則水必受

尅也戊己不死持于庚辛以金旺則水生也然腎病必起于壬癸以水病當復于水日也又至于以時而計之者何如腎病者夜半慧以夜半屬壬癸水也四季甚以四季屬土也下哺靜以下哺屬庚辛金也然所以治之者腎欲堅惟苦為能堅急食苦以堅之惟其所欲在苦此苦之所以為補也所苦在庚此鹹之所以為瀉也夫邪氣之客于身也以勝相加至其所生而愈至其所不勝而甚至于所生而持自得其位而起必先定五藏之脉乃可言間甚之時死生之期也音此總結上文之為病為甚為持為起者必當先定

五藏之本脉而始知之也。肝病始于春心病，始于夏脾病，始于長夏肺病，始于秋腎病，始于冬者，皆由邪氣感於吾身以勝相加。如肝病由肺而傳，心病由腎而傳，脾病由肝而傳，肺病由心而傳，腎病由脾而傳。其所生而愈，如肝病愈于夏，心病愈于長夏，脾病愈于秋，肺病愈于冬，腎病愈于春者，皆我之所生也。至其所不勝而甚，如肝病甚于秋，心病甚于冬，脾病甚于春，肺病甚于夏，腎病甚于長夏者，皆我之所不勝而能尅我也。至其所生而持，如肝病持于冬，心病持于春，脾病持于夏，肺病持于長夏，腎病持于秋者，皆彼能生我也。自

得其位而起，如肝病起于春，心病起于夏，脾病起于長夏，肺病起于秋，腎病起于冬者，皆得其所應之時而病復起也。夫五藏之病由于相生相勝者如此，至于日時可推矣。又當先定五藏之本脉，如春脉弦，夏脉鈞，長夏脉代，秋脉毛，冬脉石。或有胃氣及無胃氣，則彼之生我尅我，我得而知。故凡爲愈者，我所生持者，生乎我，其病爲間而爲生之期爲甚者，尅乎我，爲起者，得本位其病爲甚而爲死之期可得而言之矣。若不定五藏之脉，則彼于我之相生相尅，胡從而知之哉。肝病者兩脇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虛則目眩，眩無所見。

耳無所聞善怒如人將捕之取其經厥陰與少陽氣逆則
頭痛耳聾不聰頰腫聾音

上文五節言五藏之病用五味以補寫則用藥之意寓
矣而此下五節又言五藏之病復有用鍼之法也試以

肝經言之足厥陰之脉循股陰入毛中過陰器抵少腹
又上貫鬲布脇肋故兩脇下痛以下引少腹其氣實則

善怒靈樞本神篇云此則邪氣有餘之證也至于正氣

之虛則目眈眈無所見耳無所聞蓋足厥陰之脉自脇

肋循喉嚨上入頰額連目系足少陽之脉其支者從耳

後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銳眦後故虛則耳目無所見

聞也惟其虛也故善于恐懼如人有將捕之意正以肝
藏魂魄不安故其病如此當取足厥陰之經穴中封足

蹠骨前一寸筋裏宛宛中足少陽之經穴陽輔足外蹠

鐵四分留七呼灸三壯輔骨前絕骨端三分去地墟以肝與膽相為表裏也實

則寫其有餘虛則補其不足耳王註此言以為經脈之

何穴以然足厥陰之脉自目系上出額與督脉會于巔

故頭必痛足少陽之脉支別者從耳中出走耳前又支

別者抵于頰加頰車又足厥陰之脉支別者從目系下

頰裏故耳聾不聰而頰又腫也此則氣逆于上故見之

於頭耳頰者如此亦是有餘之證也取其兩經以出血

而已此不言穴意者亦是上文之經穴耳按此下五節皆言用鍼下

言用藥然各經證候甚明惟智者明此經絡識此證候則凡藥屬肝膽者可施用矣後倣此

心病者胃中痛脇支滿脇下痛膺背肩甲間痛兩臂內痛

虛則胃腹大脇下與腰相引而痛取其經少陰太陽舌下

血者其變病刺郄中血者甲、脾

以心病言之手少陰心經之脈其直者從心系却上肺

下出腋下手厥陰心包絡之脈其支者循胃中出脇下

腋三寸上抵腋腋下循臑內行太陰少陰之間入肘中

下循臂行兩筋之間又手太陽小腸經之脈自臂臑上

繞肩胛交肩上故胃中必痛脇支必滿脇下亦痛膺背

肩胛間皆痛兩臂內皆痛此則邪氣有餘之證也至于

正氣之虛則胃腹之中太脇之下與腰相引而痛蓋手

厥陰之脈從胃中出屬心包絡下鬲歷絡三焦其支者

循胃出脇手少陰之脈自心系下鬲絡小腸故曰胃曰

脇曰腰皆主痛也當取手少陰之經穴靈道掌後一寸五分

分灸手太陽之經穴陽谷手外側腕中銳骨下陷中以

心與小腸相為表裏也實則瀉其有餘虛則補其不足

耳其舌本下并出其血者正以手少陰之脈從心系上

俠咽喉所以出舌下之血也曰出血乃治有餘之證耳

舌下即廉泉穴係在脈經頷下結喉上四寸中鍼二分留十灸三壯及有變病則又不

葉問卷之三

止前證而已又當取乎少陰之郄曰陰郄穴者以出其

血也在掌後脈中去腕半寸當小指之後鐵三分灸七壯

脾病者身重善飢肉痿足不收行善瘦脚下痛虛則腹滿

腸鳴飧泄食不化取其經太陰陽明少陰血者肌當

以脾病言之脾象土而主肉故身重善饑肉痿無力也

足太陰脾經之脈起于足大指之端循指內側上內踝

前廉上膈內足陽明胃經之脈自下解關抵伏菟下足

少陰腎經之脈起于足小指之下斜趨足心上膈內出

膈內廉脾病故足不收行善瘦脚下痛此則邪氣有餘

之證也至于正氣之虛則腹中滿腸中鳴飧泄而食不

化蓋足太陰之脈從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胃足陽明

之脈入缺盆下膈屬胃絡脾其支者起胃口下循股裏

故其為病如此靈樞口問篇曰中氣不足腸為之苦鳴當取足太陰之經

穴商丘足內踝骨下微前陷足陽明之經穴解谿衝陽

寸半鐵五分留足少陰之經穴復溜足內踝上二寸陷

三呼灸三壯以出其血耳夫曰出血則治前有餘之證而已而

虛則補之又非可以出血治也

肺病者喘欬逆氣肩背痛汗出尻陰股膝髀膂足皆痛

虛則少氣不能報息耳聾嗌乾取其經太陰足太陽之外

厥陰內血者尻苦乃反膂時轉反

以肺病言之肺藏氣而主喘息在變動為欬故病則喘
欬逆氣肩近于背而背為胃中之府故肩背痛也肺主
皮毛邪盛則心液外泄故汗出也足少陰之脈從足下
上循膈內出臍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今
肺病則腎為之子亦必受邪故死陰股膝髀膈胛足背
痛此乃邪氣有餘之證也至于正氣之虛則少氣不能
報息耳聾啞乾蓋手太陰之絡會于耳中故為耳聾腎
脈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今肺虛則腎
藏不足以上潤于啞故啞乾當取手太陰之經穴經渠
寸口陷中鐵二分留三呼禁灸足太陽之外足厥陰之內即足少陰之

脈也亦取其經穴復溜以出其血焉可也復溜三部九
候論曰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調其氣之虛實實則寫
之虛則補之必先去其血脈而後調其虛實無問其病
以平為期則皆于出血之後又當用補寫以調之耳餘

此微

腎病者腹大脛腫喘欬身重寢汗出憎風虛則胃中痛大
腹小腹痛清厥意不樂取其經少陰太陽血者樂音
以腎經言之足少陰之脈起于足心上循膈內出臍內
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者從腎上貫肝
膈入肺中故腹大脛腫喘欬也腎病則骨不能用故身

重也腎主五液在心為汗腎邪攻肺心氣內微故寢後
 即有汗也大凡有汗之疾多惡風以腠理不密故汗出
 而表虛者必惡風也此皆邪氣有餘之證耳至于正氣
 之虛則足少陰之脈從肺出絡心注胃中今腎氣既虛
 胃中自痛其大腹小腹亦從而痛正以腎脈自小腹上
 行大腹至俞府而止也足太陽膀胱經之脈從項下行
 而至足今腎氣既虛而太陽之氣不能盛行于足故足
 清冷而氣逆也腎之神為志惟志不足故意不樂也當
 取足少陰之經穴復溜見前足太陽之經穴崑崙足外踝後跟骨
上陷中鐵三分以出其血可也如三部九候篇所謂必
留七呼灸三壯

先去其血脉而後調之耳

肝色青宜食甘粳米牛肉棗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小豆
 大肉李韭皆酸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脾色黃
 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腎色黑宜食辛黃黍雞肉桃
 葱皆辛辛散酸收甘緩苦堅鹹更毒藥攻邪五穀為養五
 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
 此五者有辛酸甘苦鹹各有所利或散或收或緩或急或
 堅或奠四時五藏病隨五味所宜也按此各經所食與靈樞五味篇不同
 此承首節論五藏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等義而詳言
 之也東方甲乙木其色青肝屬木故色亦青肝苦急惟

甘爲能緩之故宜食甘凡粳米牛肉棗葵皆甘皆可食也南方丙丁火其色赤心屬火故色亦赤心苦緩唯酸爲能收之故宜食酸凡小豆木肉李韭皆酸皆可食也西方庚辛金其色白肺亦屬金故色亦白肺苦氣上逆惟苦爲能泄之故宜食苦凡麥羊肉杏薤皆苦皆可食也中央戊巳土其色黃脾亦屬土故色亦黃土文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故宜食苦然腎爲胃關脾與胃合當大假鹹之柔與以利其關關利而胃氣乃行胃行而穀氣方化故脾與各藏不同宜食味之鹹者乃調利機關之義也凡大豆豕肉栗藿皆鹹皆可食也北方壬癸水其

色黑腎亦屬水故其色亦黑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故

宜食辛凡黃黍雞肉桃葱皆辛皆可食也以辛主散酸

主收甘主緩苦主堅鹹主與故耳彼補正氣者必有取

于良藥治邪氣者必有取于毒藥此毒藥之所以攻邪

也如金玉土石草木蟲魚鳥獸之類皆有攻邪之藥五

運行大論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此皆所謂毒藥也且粳米小豆

麥大豆黃黍之五穀所以養此元氣也桃李杏栗棗之

五果所以助此元氣也牛羊豕犬雞之五畜所以益此

元氣也葵藿薤葱韭之五菜所以充此元氣也此皆陽

爲氣者氣歸精而精歸化陰爲味者味歸形而形歸氣

故合氣味而服之，所以補精益氣也。自毒藥攻邪以下，至此其間穀果畜菜各有五者，各有五味，各有散收緩急堅爽之宜。在因四時五藏之病，隨五味所宜以異用耳。蓋至是而藏氣法時之義無餘蘊矣。按王好古論五藏苦欲補寫藥

川芎以辛補之，**細辛**以酸寫之，**芍藥**以生薑陳皮之類補之，**經曰**虛則補其母，水能生木，腎乃肝之母，腎水也，苦以補腎，熟地黃黃蘗是也。如無他證，宜錢氏地黃丸主之，實則寫其子，心乃肝之子，以甘草寫心，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五味子**欲散急食酸以收之，**白朮**以甘補之，**澤瀉**以甘寫之，**人參**黃芪甘草，虛則炒鹽補之，虛則補其母，木能生火，肝乃心之母，肝木也，以生薑補肝，如無他證，以安神丸主之，實則甘草寫之，如無他證，錢氏方中重則寫心湯，輕則導赤散。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白朮**欲緩急食甘以緩之，**甘草**以甘補之，**人參**以苦寫之。

之**黃連**虛則以甘草大棗之類補之，如無他證，錢氏益黃散主之，心乃脾之母，以炒鹽補心，實則以枳實寫之，如無他證，以寫黃散寫之，肺乃脾之子，以桑白皮寫肺，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寫之，**訶子皮**一作**黃芩**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白芍藥**以辛寫之，**桑白皮**以酸補之，**五味子**虛則五味子補之，如無他證，錢氏阿膠散補之，脾乃肺之母，以甘草補脾，實則桑白皮寫之，如無他證，以寫白散寫之，腎乃肺之子，以澤瀉寫腎，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知母****黃蘗**欲堅急食苦以堅之，**知母**以苦補之，**黃蘗**以鹹瀉之，**澤瀉**虛則熟地黃黃蘗補之，腎本實不可寫錢氏止有補腎地黃丸無寫腎之藥，肺乃腎之母，以五味子補肺。

○宣明五氣篇第二十三 此篇宣明五藏之氣故名篇

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鹹入腎，甘入脾，是謂五入。此與靈樞九鍼論同，但彼多淡入胃一句。

此言五味各入五藏也。陰陽應象大論云：木生酸，酸生

肝金生辛辛生肺火生苦苦生心水生鹹鹹生腎土生
 甘甘生脾此酸之所以入肝辛之所以入肺苦之所以
 入心鹹之所以入腎甘之所以入脾也是五味隨五藏
 而入遂名之曰五入

五氣所病心為噫肺為欬肝為語脾為吞腎為欠為噫胃
 為氣逆為噦為恐大腸小腸為泄下焦溢為水膀胱不利
 為癃不約為遺溺膽為怒是謂五病此節與靈樞

此言五藏邪氣各有所病也心有不平氣鬱于心故噫
 出之象火炎上而烟焰出也按靈樞口問篇岐伯曰寒
復出于胃故為噫則是意出于胃三部九候論靈樞
鐵論皆曰心為噫與此篇同然則以為出于胃邪出于

心耶又嘗考脉解篇所謂上走心為噫者陰盛而上走
 于陽明陽明絡屬心故曰上走心為噫也由此觀之則
 知意屬心而足陽明胃經之絡又屬于心故胃肺為欬
 有寒亦能噫也經典之肯豈非二而一者耶

蓋肺本屬金扣之當有聲故邪擊于肺則為欬也按欬
篇論欬甚詳其曰五藏六府皆令人欬非獨肺也又曰
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氣邪氣以從其合也此
外感之邪也又曰其寒飲食入胃從肺脉上至于肺則
肺寒肺寒則外內合邪因而客之則為肺欬五藏各以
其時受病如下文乘秋則肺先受邪乘春則肝先受之
乘夏則心先受之乘至陰則脾先受之乘冬則腎先受
之之謂也非其時則皆是肺欬為始而傳以與之又未
云此皆聚于胃關于肺可知五藏六府俱能為欬而終
不離乎肺也故此篇曰肺

為欬學者當與欬論考之肝為語夫蒼述曰語象木有
 枝條而下宣委曲故出于肝也脾為吞者王註云象土
 包容物歸于內故為吞也腎為欠為噫按靈樞口問篇

岐伯曰衛氣晝日行于陽夜半則行于陰陰者主夜夜者主日陽者主上陰者主下故陰氣積于下陽氣未盡陽引而上陰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又曰陽氣和利滿于心出于鼻故為嚏今日為腎之病者蓋腎屬乎陰故欠由之足太陽之氣和利于心而太陽與腎為表裏故嚏由之觀口問篇下文有補足太陽眉上等語則知陽氣為太陽而嚏出於鼻故補眉上也眉上者攢竹穴也縱陽氣為衛氣亦由膀胱穴而上行之所謂目張則上行於頭故必刺攢竹穴胃為氣逆為噦為恐蓋胃為水穀之海故胃氣不和則氣逆按靈樞口問篇岐伯曰穀入於胃胃氣上注於肺今有故寒氣與新穀

氣俱還入于胃新故相亂真邪相攻氣并相逆復出于胃故為噦又按陰陽應象大論曰腎在志為恐又按此篇下文有曰精氣并于腎則恐今以為胃之病者蓋胃寒則噦起胃熱則恐生何者胃熱則腎氣亦熱故為恐也蓋腎者胃之關也太腸小腸為泄蓋大腸為傳道之府小腸為受盛之府今受盛之氣既虛傳道之司不禁故為泄利之證也下焦者即靈樞營衛生會篇上中下之下焦也按營衛生會篇岐伯曰下焦者別迴腸注於膀胱而滲入焉故水穀者常并居于胃中成糟粕而俱下于大腸而成下焦滲而俱下濟必別汁循下焦而滲

入膀胱故難經三十一難曰下焦者在臍下當膀胱上口主分別滲泄主出而不納以傳道也又三十五難曰膀胱者為黑腸下焦所治也今下焦之氣窒而不寫故溢而為水病水之為義載陰陽別論篇第七節註中靈蘭秘典論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今曰不利則為癃癃者水道不通之病也不約則為遺溺遺溺者溺不正也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惟決斷無私秉正疾邪故病為怒陰陽應象大論曰肝在志為怒而此云然者以其與肝為表裏也是為五藏之病也其曰大腸小腸胃膽膀胱者府病同藏藏病府亦病也

五精所并精氣并於心則喜并於肺則悲并於肝則憂并於脾則畏并于腎則恐是謂五并虛而相并者也此言五藏既虛故精氣并之則志不能禁也陰陽應象大論曰肝在志為怒心在志為喜脾在志為思肺在志為憂腎在志為恐今心虛而餘藏之精氣皆并之則善喜蓋喜者固其所志而太過於喜則為病也如難經十善欠善思善憂之類肺虛而餘藏精氣并之則善悲夫陰陽應象大論曰憂而茲曰悲者蓋憂與悲無大相遠也肝虛而餘藏精氣并之則善憂夫陰陽應象大論曰怒而茲曰憂者以肺氣得以乘之也脾虛而餘藏精氣并之則善

畏夫陰陽應象大論曰思而茲曰畏者蓋思過則反畏也腎虛而餘藏精氣并之則善恐是之為五并者惟其本藏既虛而餘藏精氣并之則本藏之志不能禁而失之太過者有之調經論以相并為實蓋實亦為病也

五藏所惡心惡熱肺惡寒肝惡風脾惡濕腎惡燥是謂五惡惡俱去声此與靈樞九鍼論同

此言五藏之性有所惡也心本屬火火之性熱而受熱則病故惡熱肺本屬金金之體寒而受寒則病故惡寒肝屬木其性與風氣相通而感風則傷筋故惡風脾屬土土濕則傷肉故惡濕腎屬水其性潤而得燥則精涸

故惡燥是謂五藏之所惡也

五藏化液心為汗肺為涕肝為淚脾為涎腎為唾是謂五

液此與靈樞九鍼論同

此言五藏各有其液也飲食入胃其精微之氣有所化而為液者在心為汗故得熱則汗出心氣有餘也在肺為涕故鼻為肺之竅涕出于肺也在肝為淚故目為肝之竅者淚注于目也在脾為涎故唇口主脾者涎出于脾也在腎為唾故齒為骨類者唾生于齒也是謂五藏之液也

五味所禁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鹹走血血病無多食鹹

苦走骨骨病無多食苦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是謂五禁無令多食令平声按靈樞九鍼論謂之五禁又詳見五味論

此言五藏之病各有禁食之味也按靈樞五味論曰酸走筋多食之令人癢臑走血多食之令人渴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苦走骨多食之令人變嘔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愧心其少俞之所答者尤為詳悉宜參看之五病所發陰病發于骨陽病發于血陰病發于肉陽病發於冬陰病發於夏是謂五發此與靈樞九鍼論同此言五藏之病各有所發也陰經之病發之在骨與肉

以骨屬足少陰肉屬足太陰也陽經之病發之于血以血生于營氣營氣屬陰陰不勝陽故陽經有病而血隨以病焉冬時陰氣盛故陽病發于冬以陽不能敵陰也夏時陽氣盛故陰病發于夏以陰不能敵陽也五邪所亂邪入于陽則狂邪入于陰則痺搏陽則為顛疾搏陰則為瘖陽入之陰則靜陰出之陽則怒是謂五亂此與靈樞九鍼論同

此言五藏之邪各有所亂也邪氣不入于陰而入于陽則陽邪有餘而為狂生氣通天論曰陰不勝其陽則脉流薄疾并乃狂邪氣不入于陽而入于陰則陰邪有餘而為痺故經脉不通而

成瘰癧也靈樞九鍼論曰邪入于陽則為癩疾今日搏陽則為巔疾則靈樞之癩當從巔蓋陽脈搏擊則陽主上升故頂巔自疾也靈樞九鍼論曰邪入于陰轉則為瘖今日搏陰則為瘖蓋陰脈搏擊則陰氣為邪所傷故轉則為瘖也陽脈之邪入之陰經則其病也靜陰脈之邪出之陽經則其病也怒是因氣亂而為病也遂以五亂名之

五邪所見春得秋脈夏得冬脈長夏得春脈秋得夏脈冬得長夏脈名曰陰出之陽病善怒不治是謂五邪皆同命死不治陰出之陽病善怒七字疑衍乃上節之文而誤重之也

此言五藏之邪有所見之脈也春得秋脈金尅木也夏得冬脈水尅火也長夏得春脈木尅土也秋得夏脈火尅金也冬得長夏脈土尅水也是謂五邪皆同名曰死不治耳

五藏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志是謂五藏所藏此與靈樞九鍼論同但彼腎藏則曰藏精與志與難經同

此言五藏各有所藏之神也按靈樞本神篇黃帝曰何謂德氣生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岐伯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故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隨神往來謂之魂並精而

出入者謂之魄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之所憶謂之意
 意之所存謂之志因志而存變謂之思因思而遠慕謂
 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神之所藏在心以神屬陽心
 為牡藏故藏之魄之所藏在肺以魄屬陰肺為牝藏故
 藏之魂之所藏在肝以魂屬陽肝為牡藏故藏之意之
 所藏在脾以脾在志為思惟意者心之所之故藏之志
 之所藏在腎以志者心之所立也志主于堅腎主作強
 故藏之是謂五藏所藏也

五藏所主心主脈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肉腎主骨是謂五

主此與靈樞
九鍼論同

此言五藏之所主也按痿論曰肺主身之皮毛心主身
 之血脈肝主身之筋膜脾主身之肌肉腎主身之骨髓
 故脈之所主在心皮之所主在肺筋之所主在肝肉之
 所主在脾骨之所主在腎是謂五藏之所主也

五勞所傷久視傷血久卧傷氣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行
 傷筋是謂五勞所傷此與靈樞
九鍼論同

此言五藏所勞各有所傷也久視者必勞心故傷血又
 卧者必勞肺故傷氣又坐者必勞脾故傷肉又立者必
 勞腎故傷骨又行者必勞肝故傷筋是謂五勞之所傷
 也

五脉應象肝脉、弦心脉、鈞脾脉、代肺脉、毛腎脉、石是謂五藏之脉。

此言五藏之脉象也大義見玉機真藏論中

○血氣形志篇第二十四 內有血氣多少形志若樂等義故名篇

夫人之常數太陽常多血少氣少陽常少血多氣陽明常多氣多血少陰常少血多氣厥陰常多血少氣太陰常多氣少血此天之常數 按靈樞五音五味篇謂少陰常多血陰常多血少氣與此不同須知靈樞多誤當以此節為正觀末節出血氣之多少正與此節照應豈得為訛
此即陰陽各經有血氣之多少乃人之常數即天所生之常數也夫人有手足陰陽十二經乃其常數也其間

有氣血多少不同太陽者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其血多其氣少少陽者手少陽三焦經足少陽膽經其血少其氣多陽明者手陽明大腸經足陽明胃經其氣血俱多少陰者手少陰心經足少陰腎經其血少其氣多厥陰者手厥陰心包絡經足厥陰肝經其血多其氣少太陰者手太陰肺經足太陰脾經其氣多其血少此雖人之常數實天有陰陽太少所生故曰此亦天之常數也

足太陽與少陰為表裏少陽與厥陰為表裏陽明與太陰為表裏是謂足陰陽也手太陽與少陰為表裏少陽與手

心主為表裏陽明與太陰為表裏是謂手之陰陽也今知
手足陰陽所苦凡治病必先其血乃去其所苦伺之所
欲然後寫有餘補不足此節自足太陽與少陰為表裏至
是謂手之陰陽也與靈樞九鍼論
同但彼缺今知手足
陰陽所苦至末數句

此言手足各有陰陽兩經為之表裏也表裏者內外也
足太陽者膀胱也足少陰者腎也膀胱之井榮俞原經
合始于足小指之外側腎之井榮俞經合始于足心故
皆稱曰足膀胱為府故曰表腎為藏故曰裏是足太陽
與足少陰為表裏者如此足少陽者膽也足厥陰者肝
也膽之井榮俞原經合始于足之第四指之端肝之井

榮俞經合始於足大指外側之端故皆稱曰足膽為府
故曰表肝為藏故曰裏是足少陽與厥陰為表裏者如
此足陽明者胃也足太陰者脾也胃之井榮俞原經合
始於足次指之端脾之井榮俞經合始於足大指內側
之端故皆稱曰足胃為府故曰表脾為藏故曰裏是足
陽明與太陰為表裏者如此此乃所以為足之陽經陰
經也手太陽者小腸也手少陰者心也小腸之井榮俞
原經合始於手小指外側之端心之井榮俞經合始於
手小指內之端故皆稱曰手小腸為府故曰表心為藏
故曰裏是手太陽與少陰為表裏者如此手少陽者三

焦也手厥陰者心包絡經也三焦之井榮俞原經合始
于手第四指之端心包絡經之井榮俞經合始於手中
指之端故皆稱之曰手夫曰手心主者蓋包絡居心之
下代心主以行事心不受邪而治病者亦治手心主故
即稱之曰心主大義見靈樞邪客篇三焦為府故曰表心主為藏
故曰裏其脈則共見于右手尺部惜乎後世之人不能
知此但知有命門之說而不知此部有二經之
脈是手少陽與心主為表裏者如此手陽明者太腸經
也手太陰者肺也大腸之井榮俞原經合始於手次指
之端肺之井榮俞經合始於手大指之端故皆稱曰手
大腸為府故曰表肺為藏故曰裏是手陽明與太陰為

表裏者如此此乃所以為手之陽經陰經也今欲知手
足陰經陽經所苦之疾果在何經乃去其所苦如肝苦
急心苦酸脾苦濕肺苦氣上逆腎苦燥之類又伺其所
欲如肝欲散心欲奠肺欲收脾欲燥腎欲堅之類然後
于有餘之經而瀉之不足之經而補之則用鍼之道盡
矣按靈樞經脈篇言十二經經脈之行其于肺經則曰
屬肺經大腸大腸經則曰屬大腸經肺經則曰屬胃
絡脾脾則曰屬脾絡胃心則曰屬心絡小腸小腸則曰
屬小腸絡心膀胱則曰屬膀胱絡腎腎則曰屬腎絡膀
胱心包則曰屬心包絡三焦三焦則曰屬三焦絡包絡
膽則曰屬膽絡肝肝則曰屬肝絡膽凡本經則曰屬而
與為表裏者則曰為其相須
有如此者宜乎共為表裏也
欲知背俞先度其兩乳間中折之更以他草度去半已即

以兩隅相拄也乃舉以度其背分其一隅居上齊脊大推
兩隅在下當其下隅者肺之俞也復下一度心之俞也復
下一度左角肝之俞也右角脾之俞也復下一度腎之俞
也是謂五藏之俞灸刺之度也俞音度先二度字音鐸復四度字如字令平声
此言五藏有俞而有度之法也背俞即下文五藏俞
也屬足太陽膀胱經以其在背故總名之曰背俞度量
也言欲知背中五藏之俞者先度其兩乳之間居中相
半摺之正臆中也其中豎起分為三隅之象另以他草
量其去半之中即對平摺之乃以兩頭對豎下之兩隅
所謂以兩隅相拄也其兩隅當以三寸為濶則各俞正

合去脊一寸五分之度乃舉此草以度量其背令其一
隅居上齊脊中之大椎穴又名百勞係督脈經穴居兩于項骨之下平肩取之
隅在下當其下之兩隅者即肺俞也在三三椎之傍左右各開一寸五分
復下一度將上隅拄第三椎間即肺俞之中央其下兩
隅之穴即心俞也復下一度將上隅拄第五椎間其下
兩隅左角為肝俞穴右角為脾俞穴按兩隅左右各開一寸五分宜為濶
俞穴乃第七椎旁今云然者誤也復將上隅拄第七椎間其下兩隅乃
腎俞穴也按腎俞在第十四椎之旁各開一寸五分是謂
五藏之俞欲灸五俞者可以是以法為準矣
形樂志苦病生于脉治之以灸刺形樂志樂病生于肉治

之以鍼石形苦志樂病生于筋治之以熨引形苦志皆病生于咽嗑治之以百藥形數驚恐經絡不通病生于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藥是謂五形志也

論同但彼曰甘藥者是而此曰百藥者誤

樂音洛咽音咽嗑音益數音朔此與靈樞九鍼

此以下五節言病由有不同而治之者必異其法也世有身形快樂而心志則苦故病生于脉者以心主脉也當灸刺隨宜以治之世有身形快樂而心志亦然逸居飽煖無所運用肉理相比而衛氣怫結病生于肉宜以石為鍼而刺之

按此病生于肉者深者類于異法方宜論中東方之民

世有身形

勞苦勤于事務而志則無慮故苦傷筋者病生于筋當

用藥以熨之導引以疏之可也世有形體已苦心志亦

苦故病生于咽嗑奇病論曰肝者中之將也取決于膽

咽為之使又靈樞經脉篇心系挾咽系目膽為決斷者

不遂所以咽嗑為病當治之以甘藥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有調以甘藥

靈樞終始篇云將以世有形體勞苦數受驚恐則志亦

不樂其經絡不通而不仁之病生不仁者謂痛重而不

知寒熱痛痒也當治以按摩及飲之以酒藥使血氣之

宣暢耳

按疏五過論有云凡欲診病者必問飲食居處暴樂暴苦始樂後苦等義與此意同

刺陽明出血氣刺太陽出血惡氣刺少陽出氣惡血刺太

陰出氣惡血刺少陰出氣惡血刺厥陰出血惡氣也

惡去声

此承首節而言刺各經者須知出氣出血不可不慎也
上文言陽明常多氣多血故刺手足陽明經者并血氣
而出之無害也太陽常多血少氣故刺手足太陽經者
當出血而惡氣不可使氣之或出也少陽常少血多氣
故刺手足少陽經者當出氣而惡血不可使血之或出
也太陰常多氣少血故刺手足太陰經者當出氣而惡
血不可使血之或出也少陰常少血多氣故刺手足少
陰經者當出氣而惡血不可使血之或出也厥陰常多
血少氣故刺手足厥陰經者當出血而惡氣不可使氣
之或出也由此觀之則太陽厥陰均當出血惡氣少陽

太陰少陰均當出氣惡血唯陽明則氣血皆出也

○寶命全形論篇第二十五 篇內首節有盡欲全形故名曰寶命者以次節有懸

命蓋非寶惜天命其形難以全耳

黃帝問曰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於人人以天地之氣
生四時之法成君主衆庶盡欲全形形之疾病莫知其情
留滯曰深著于骨髓心私慮之余欲鍼除其疾病爲之柰
何岐伯對曰夫鹽之味鹹者其氣令器津泄絃絕者其音
嘶敗木數者其葉發病深者其聲噦人有此三者是謂壞
府毒藥無治短鍼無取此皆絕皮傷肉血氣爭黑若着同聲去

此帝欲用鍼以除民病而伯以病有難治者告之也帝以天地之間唯人為貴而使君王衆庶盡欲全形故欲用鍼以除其病恩至渥矣伯言天下之病有因循日久而至于不可治者雖鍼亦不能成功也試觀鹽在器中其味甚鹹而味鹹者潤故器外之津泄焉又觀琴瑟之絃幾于絕者其音嘶敗而無足聽焉又觀木之已敷者當秋冬之間其葉飄發而墮落焉凡此皆物類之日久傷潰使然也况于人乎是以病深者其聲噦按靈樞經口問篇以噦出于胃正以胃為五藏六府之本原胃既受病噦斯發焉今人病至于噦而有類于三者之勢是

謂木府壞矣當是時也毒藥不能施其力短鍼無以庸

其巧其皮粗絕其肉內傷血與氣爭而血色變黑雖欲

藉鍼以全衆庶之形烏可得哉按王註以鹽味津泄者為前陰囊經絡絕者為

喻肺傷木散者為指肺病皆自人身身高之非也此二者猶詩淫之所謂興也上二句興下一句也唯揚上善之

註獨合經義余深取之

帝曰余念其痛心為之亂惑反甚其病不可更代百姓聞

之以為殘賊為之奈何岐伯曰夫人生於地懸命于天不

地合氣命之日入人能應四時者天地為之父母知萬物

者謂之天子天有陰陽人有十二節天有寒暑人有虛實

能經天地陰陽之化者不失四時知十二節之理者聖智

不能欺也。能存不動之變五勝。而立能達虛實之數者。獨出獨入。味吟至微。秋毫在目。二爲之爲字俱去声夫音扶

此帝念民病不除。則民怨必深。而伯言能達天人之理者。斯可以與其能也。更代者。病離人身。如更代而去也。伯言人合天地以生。則天之理吾之理一也。故人能應四時者。天地爲之。父母愛之。育之如親之視子也。知萬物之理者。謂之天子。天子者。正天之所子也。何也。天有陰陽。陰陽有寒暑。人有十二經脈之節。十二節有虛實。吾于天而經理。其天地陰陽之化。不失乎四時以應之。吾于人而知其十二節之理。有合于天地陰陽四時之

妙則雖聖智不能欺之也。又何也。正以若人者。即聖智也。八節之風有所變動。彼則存而悟之。五行之運更有所勝。彼則立而辨之。十二節虛實之數。彼則通而達之。其氣獨出獨入。何其神也。味吟至微。至細。何其幽也。露出氣之目視秋毫何其明也。斯則用鍼以除民病。抑亦謂味有起死回生之功歟。

帝曰。人生有形。不離陰陽。天地合氣。別爲九野。分爲四時。月有小大。日有短長。萬物並至。不可勝量。虛實味吟。敢問其方。岐伯曰。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滅。土得木而達。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絕。萬物盡然。不可勝竭。故鍼有懸布天

下者五黔首共餘食莫知之也一曰治神二曰知養身三
曰知毒藥為真四曰制砒石小大五曰知府藏血氣之診
五法俱立各有所先今末世之刺也虛者實之滿者泄之
此皆衆士所共知也若夫法天則地隨應而動和之者若
響隨之者若影道無鬼神獨來獨往

此言欲用鍼者有五法而其法為甚神也伯言用鍼之
法有五其妙法乎五行正以五行者木伐于金火滅于
水土達于木金缺于火水絕于土萬物皆具五行其勝
負之理盡然非止一物而已故用鍼之法亦有五者懸
布于天下之廣特黔首日用飲食飽則棄餘莫能知此

妙耳五者唯何一曰治神蓋人有是形必有是神吾當

平日豫全此神上古天真論云積精全神使神氣既充然後可用鍼

以治人也二曰知養身蓋人有是身不可不善養之吾

當平日豫養己身使吾身却疾然後可因已以治人也

陰陽應象大論曰以我知被用之不至殆三曰知毒藥為真蓋毒藥攻病氣

味異宜吾當平日皆真知之然後可用之不至謬也四曰

制砒石小大蓋砒石為鍼可以治疾吾當平日預制此

鍼小大得宜庶不至于臨時多用也五曰知府藏血氣

之診蓋人之府藏有虛有實其血氣有多有少如前篇

之謂吾當平日預知診法凡虛補實為出血出氣惡血

惡氣之養無不知之庶不至于真行也是五法既立各有所先即本文謂治神先于養身之謂則用鍼之方正有合于五行之妙矣今末世補虛馮實雖眾所共知而法則天地隨應而動如響隨聲如影隨形無鬼無神如有鬼神如有鬼神獨往獨來此乃用鍼之法可謂至神實非眾人所能知也下節乃詳言之

帝曰願聞其道歧伯曰凡刺之真必先治神五藏已定九候已備後乃存鍼衆脉不見衆凶弗聞外內相得無以形先可玩往來乃施于人人有虛實五虛勿近五實勿遠至其當發間不容曠手動若務鍼耀而勻靜意視義觀適之

變是謂真莫知其形見其烏烏見其稷稷從見其飛不知其誰伏如橫弩起如發機間去声 機同

此言用鍼者當始終曲盡其妙法也伯言凡刺家真要之法必先治已之神氣上曰治神者平日之功而此曰治神者臨鍼之法蓋惟神氣既肅而後可以專心用鍼也病人五藏吾乃定之或虛或實無不明也病人之脉吾能診之九候所在無不周也夫然後存心于鍼而用之然猶未敢輕用其鍼也方其始焉衆脉不見衆凶弗聞之時必察形氣相得之何如或形盛氣衰或氣盛形衰或形氣俱衰俱盛莫不知之

玉機真藏論云形氣相得謂之易治形氣相失

謂之切不可以吾形之盛衰寒温而料病人之形氣使
難治切不可以吾形之盛衰寒温而料病人之形氣使
之強同于已也然猶未敢輕用其鍼也吾方神氣不散
意念精專當玩其鍼一施用則病人之氣往來於鍼下
者何如乃可以施鍼于人也然猶未敢輕用其鍼也刺
虛者必待其實刺實者必待其虛此乃未後去鍼之法
今則亦預玩之人有五虛五藏皆當至于既實而後可
以去鍼人有五實五藏皆當至于既虛而後可以去鍼
但五虛勿可以近速恐實邪之尚留五實勿可以遲遠
恐平虛之難復至其已虛已實可以發鍼之際則所間
持不瞬息耳按玉機真藏論亦有五虛此法必皆熟玩

五實但此就鍼法而言

于心夫然後可以施鍼也及將施鍼之時手動用鍼若
專于事務而不敢貳目耀其鍼自有上中下等而極其
勻斯時也入鍼淺深各隨經絡矣靈樞經水論岐伯曰
太陰深三分留四呼足少陰深二分留三呼足厥陰深
一分留二呼手之陰陽其受氣之道近其氣之來疾其
刺深者皆無過二分其留皆無過一呼當入鍼之時此
法正宜但鍼正在穴吾必靜其志意潛視鍼下之妙默
觀適然之變是謂至冥至冥無形可測八正神明論云
觀其冥冥者言
知血氣營衛之正形于外而工獨知之以日之寒温月
之盛虛四時氣之浮沈參伍相合而調之工常先見之
然而不形于外故及其氣之至也如鳥之集其氣之盛
日觀于冥冥焉也如猥之盛但見其氣有往來如鳥之飛並不知誰為

之主而然也若刺虛者而未實刺實者而未虛則鍼猶在穴伏如橫弩不敢輕發及刺虛者而已實刺實者而已虛則鍼方去穴起如發機不敢復留用鍼始終妙法如此故曰道無鬼神獨往獨來若有鬼神也

帝曰何如而虛何如而實岐伯曰刺虛者須其實刺實者須其虛經氣已至慎守勿失深淺在志遠近如一如臨深淵手如握虎神無營于衆物

此言刺虛刺實以虛與實為候而餘法皆當慎守也凡刺病人之虛者必待其實即鍼解論之所謂陽氣隆至鍼下熱乃去鍼也凡刺病人之實者必待其虛即鍼解

論之所謂留鍼陰氣隆至乃去鍼也正以待其各經之氣已至或虛或實然後去鍼此乃慎守其法而勿失即鍼解論之所謂勿變更也不惟是也病之或淺或深在吾志以運之即鍼解論之所謂知病之內外也氣來或遠或近正與病之深淺而合一即鍼解論之所謂深淺其候等也用鍼之際始終慎守如臨深淵心不敢墜如握虎然手不敢肆自始時治神以迄于今其神專一凝靜無敢營營于衆物即鍼解論之所謂靜志以觀病人無左右視也斯則用鍼之法無有不全始可乘其已虛已實而出鍼矣吁觀伯之所言其叮嚀之意切矣惜乎

萬世而下能知此道者誰歟

○八正神明論篇第二十六內有八正屈邪之當避鍼法神明之當知此篇大義

出自靈樞官能篇故名篇

黃帝問曰用鍼之服必有法則焉今何法何則岐伯對曰
法天則地合以天光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凡刺之法必
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氣定乃刺之是故天溫日明
則人血淖溢而衛氣浮故血易寫氣易行天寒日陰則人
血凝泣而衛氣沈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月郭滿
則血氣實肌肉堅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
居是以因天時而調血氣也是以天寒無刺天溫無凝月

生無寫月滿無補月郭空無治是謂得時而調之因天之
序盛虛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故日月生而寫是謂
藏虛月滿而補血氣揚溢絡有留血命曰重實月郭空而
治是謂亂經陰陽相錯真邪不別沈以留止外虛內亂淫
邪乃起卒如字盡也易去声泣音

此言用鍼者必法天地天光之妙也天光者日月星辰
也伯言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而氣
定乃刺之八正者八節之正氣也四立二分二至是故天
溫日明天之陽氣盛矣而吾人之血淖溢故血易寫衛
氣浮故氣易行此則可以用鍼之時所以天溫無凝也

凝者不使其血氣復凝結也天寒日陰天之陰氣盛矣
 而吾人之血凝澁衛氣沈所以天寒無刺也刺者補寫
 皆不可也月始生者上下二弦之時吾人之血氣始精
 衛氣始行所以月生無寫也苟日月生而寫是謂藏氣
 益虛耳朔望之日月郭正滿月之四圍為郭猶城郭之郭吾人之血
 氣實肌肉堅所以月滿無補也苟月滿而補則血氣揚
 溢絡有留血是謂藏氣重實也靈樞藏露論云月滿則海水西盛人血既積肌肉充皮膚緻毛髮堅腠理却煙垢落兩弦之前月郭正空吾人之肌肉減
 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所以月郭空無治其病也苟月
 郭空而治是謂亂經歲露論云月郭空則海水東盛人氣血虛其衛氣去形獨居肌肉殘

皮膚縱腠理開毛髮殘腠理薄煙垢落故陰陽諸經至于相錯真邪二氣
 無所分別反致沈以留止而外虛內亂淫邪乃起矣由
 此觀之則用鍼以天溫日明為主而欲行寫法宜于朔
 望月滿之時欲行補法宜于兩弦初生之際若天寒日
 陰月郭正空皆不可用鍼也後之妄行鍼法者禍人多
 矣

帝曰星辰八正何候岐伯曰星辰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
 八正者所以候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也四時者所以分
 春夏秋冬之氣所在以時調之也八正之虛邪而避之勿
 犯也以身之虛而逢天之虛兩虛相感其氣至骨入則傷

五藏工候救之弗能傷也故曰天忌不可不知也按靈樞官能篇

云用鍼之服必有法則上視天光下司八正以辟奇邪而觀百姓當于虛實無犯其邪是得天之露遇歲之虛救而不勝反受其殃故曰必知天忌

此論天忌之當知也按靈樞衛氣行篇岐伯曰歲有十二月有十二辰子午為經卯酉為緯天唐二十八宿而下面四星四七二十八宿房昴為緯虛張為經是故房至畢為陽昴至心為陰陽主晝陰主夜故曰星辰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按上古天真論曰上古聖人之教下也皆謂之虛邪賊風避之有時又靈樞九宮八風篇云從其所居之鄉來為實風主生長養萬物從其衝後

來為虛風主傷人者故聖人曰避虛邪之道若避矢石然又曰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弱風從西南方來名曰謀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從西北方來名曰折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從東北方來名曰凶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從東南方來名曰弱風又按靈樞刺節真邪篇云虛邪之中人也此可見虛邪本指風而王註以爲人虛感邪者非故曰八正者所以候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也春秋冬夏人氣同之故曰四時者所以分春秋冬夏之氣當以時而調之也此八正虛邪當避之而勿犯苟以吾身之虛而遇天之虛邪賊風是謂兩虛相感其邪氣至骨入則內傷五藏惟工候預知而勿

犯縱犯之而即救始弗至于傷耳凡若此者乃天道之

所當息名曰天忌此天忌之不可不知也按九宮八風

其虛之鄉來乃能病人三虛相搏則為暴病兩實一虛則為淋露寒熱

帝曰善其法星辰者余聞之矣願聞法往古者岐伯曰法

往古者先知鍼經也驗于來今者先知日之寒溫月之虛

盛以候氣之浮沈而調之於身觀其立有驗也觀其冥冥

者言形氣營衛之不形于外而工獨知之以日之寒溫月

之虛盛四時氣之浮沈參伍相合而調之工常先見之然

而不形于外故曰觀于冥冥焉通于無窮者可以傳于後

世也是故工之所以異也然而不形見于外故俱不能見

也視之無形嘗之無味故謂冥冥若神髮髯披靈樞官能

意法于往古驗于來今觀于窈冥通于無窮粗之所不見良工之所貴莫知其形若神髮髯

此亦歷解鍼經之辭也鍼經者即靈樞經也第一篇九

中有先立鍼經一語後世皇甫士安易靈樞以鍼經之名故王冰釋素問宋成無已釋傷寒論宗之及各醫籍

然伯言欲法往古者先知鍼經也驗于來今者先知日

月寒溫虛盛以候氣之浮沈而調之于身知之則立有

驗也其曰觀其冥冥者言形氣營衛之不形于外而工

獨知之以日月四時參伍而調之工常先見之然而不

形于外故云然斯乃視之無形嘗之無味故謂冥冥如

神運髮髯是以可傳後世大異于人矣

虛邪者八正之虛邪氣也正邪者身形若用力汗出腠理
 開逢虛風其中人也微故莫知其情莫見其形上工救其
 萌芽必先見三部九候之氣盡調不敗而救之故曰上工
 下土救其已成救其已敗救其已成者言不知三部九候
 之相失因病而敗之也靈樞官能篇云邪氣之中人也微先見于色不知于其身若有若無若亡若存有形無形莫知其情是故上工之取氣乃救其萌芽下工守其已成因敗其形此節又與本經邪氣藏府病形篇同

此亦解鍼經之義也其曰虛邪者八正之虛邪賊風從
 其後來者為虛邪也正邪者凡人身形用力汗出腠理
 開逢此虛風中人也微其情莫知其形難見惟上工救

之甚卑下工救其已敗也

知其所在者知診三部九候之病脈處而治之故曰守其
 門戶焉莫知其情而見邪形也按靈樞官能篇云是故工守其門戶明于調氣補寫所在徐疾之意所取之處

此亦解鍼經之辭也夫曰知其所在者知診三部九候
 之病脈處而治之也故曰守其門戶焉莫知其情而見
 其邪形預為之治也

帝曰余聞補寫未得其意岐伯曰寫必用方方者以氣方
 盛也以月方滿也以日方溫也以身方定也以息方吸而
 內鍼乃復候其方吸而轉鍼乃復候其方呼而徐引鍼故

曰爲必用方其氣而行焉補必用圓圓者行也行者移也
刺必中其榮復以吸排鍼也故圓與方非鍼也故養神者
必知形之肥瘦營衛血氣之盛衰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
謹養內納同中、去聲、按靈樞官能篇云、寫必用圓切、而轉
穴氣出、乃疾補必用方、外引其皮、令當其門、左引其樞、右
推其層、微旋而徐推之、必端以正安、以靜舉心、無解欲微
以留氣下而疾出、之推其皮、蓋其外門、真氣乃存、用鍼之
要無忘其神、其辭雖不同、大義則兩相通、但靈樞之圓當
爲方方當
爲圓耳

此亦解鍼經之義也伯言鍼經有爲必用方補必用圓
之語然以意論之正以當寫之時以氣方盛月方滿日
方溫身方定以息方吸而納鍼乃復候其方吸而轉鍼

乃復候其方呼而徐徐出鍼惟其語中有此方字故曰

爲必用方離合真邪論曰吸則納鍼無令氣忤靜以久

鍼氣盡乃去去太氣皆出故其曰補必用圓圓者正以物

之圓者可行可移其刺必中其營復以吸而排鍼故名

曰補必用圓離合真邪論曰必先捫而循之切而散之

外引其門以閉其神呼盡納鍼靜以久留以氣至爲故

如待所貴不知日暮其氣已至適而自護候吸引鍼氣

不得出各在其處推闔其門令神氣存太氣故圓之與

方非言鍼也乃言意也且思人有是形必有是神醫士

能養神者必知病人形之肥瘦營衛血氣之盛衰而治

之正以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慎養也

帝曰妙乎哉論也合人形于陰陽四時虛實之應冥冥之
 期其非夫子孰能通之然夫子數言形與神何謂神何謂
 形願卒聞之岐伯曰請言形形乎形目冥冥問其所病索
 之於經慧然在前按之不得不知其情故曰形帝曰何謂
 神岐伯曰請言神神乎神耳不聞目明心開而志形慧然
 獨悟口弗能言俱視獨見適若昏昭然獨明若風吹雲故
 曰神三部九候為之原九鍼之論不必存也

此伯狀形與神之義而告之也帝欲知形之為義伯言
 形乎哉此形也目若冥冥不能見物問病人之所患者
 何病索病之所任者何經似乎亦爽然在其前矣然終

不能如君子之引而不發躍如也故按之而此工者不
 得其真問之而此工者不知其情此則滯於形迹之粗
 而非可以言上達之妙故曰形形之為義其下工乎又
 帝欲知神之為義伯言神乎哉此神也耳無所聞病人
 未及言病情也彼則目已明心已開而志已先病人而
 知矣爽然獨悟其妙有不可以言狀者人所俱視而彼
 則有獨見適若昏然而彼則能獨明心能去病如風吹
 雲靈樞九鍼十二原云刺之道氣至而有効若風吹雲
 明乎若見蒼天蓋自鍼法而言此則自上工之心而
 言此則同于神明之道而有莫知之妙故曰神神之為
 義其上工乎靈樞第一篇二篇云
 粗守形上守神正以三部九候之論為

之本原而九鍼之論述于形迹特魚兔之筮蹄也烏足

存哉不熟何以若是之神耶三部九候論見本經二十八

○離合真邪論篇第二十七內言經脈合于宿度經水

篇名

黃帝問曰余聞九鍼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

篇余盡通其意矣經言氣之盛衰左右傾移以上調下以

左調右有餘不足補焉于榮輸余知之矣此皆營衛之傾

移虛實之所生非邪氣從外入于經也余願聞邪氣之在

經也其病人何如取之柰何岐伯對曰夫聖人之起度數

必應于天地故天有宿度地有經水人有經脈天地溫和

則經水安靜天寒地凍則經水凝泣天暑地熱則經水沸

溢卒風暴起則經水波涌而龍起夫邪之入于脈也寒則

血凝泣暑則氣淖澤虛邪因而入客亦如經水之得風也

經之動脈其至也亦時龍起其行于脈中循循然其至寸

口中手也時大時小大則邪至小則平其行無常處在陰

與陽不可為度從而察之三部九候卒然逢之早過其路

吸則內鍼無令氣忤靜以久留無令邪布吸則轉鍼以得

氣為故候呼引鍼呼盡乃去大氣皆出故命曰寫泣音瀝

龍隆同內納同令平声

此言天有宿度地有經水人有經脈三才相應而邪入

人身當有以爲之也宿二十八宿也度三百六十五度也經水者地之十二經水也經脈者人之十二經脈也按靈樞經水篇云足太陽外合于清水內屬于膀胱足少陽外合于渭水內屬于膽足陽明外合于海水內屬于胃足太陰外合于湖水內屬于脾足少陽外合于汝水內屬于腎足厥陰外合于澗水內屬于肝手太陽外合于淮水內屬于小腸手少陽外合于漯水內屬于三焦手陽明外合于江水內屬于大腸手太陰外合于河水內屬于肺手少陰外合于濟水內屬于心包人與天地相通于心手心主外合于漳水內屬于心包故溫和寒冷暑熱卒風暴至而經水或靜或動或湧或起者如此則是邪者天地之邪也入于人身安得不然寒則血凝澁暑則氣淖澤邪因而入何異經水之得風也各經動脈其坐也亦時隴起邪行脈中殆循循然有以

次序之意不其應於脈也時大時小大則邪至小則邪必作輻輳然其應於脈也時大時小大則邪至小則邪平其行無常處或在陽經或在陰經不可爲度醫工當察以三部九候之法卒然與逢早絕其路可也所謂絕其路者唯寫法耳故凡寫者必先使病人呼吸其氣而吾方納鍼無令鍼與氣逆蓋寫曰迎之迎之者方其氣來未盛乃逆鍼以奪其氣正謂無令氣忤也鍼既入矣當靜以久留無易以出鍼而使邪氣復布于病經也又令病人吸氣而吾復轉鍼必候真氣既得爲復其舊由是復令病人再呼而吾引出其鍼呼盡乃去此鍼則大邪之氣皆出矣故命曰寫按熱論有云六氣皆去亦是

者氣盛乃內鍼鍼與氣俱納以開其門亦利其戶鍼與氣俱出精氣不傷邪氣乃下外門不閉以出其疾挫大其道如利其路是謂太寫必切而出大氣乃屈又按九鍼十二原曰刺之而氣不至無問其數刺之而氣至乃去之勿復鍼

帝曰不足者補之奈何岐伯曰必先捫而循之切而散之推而按之彈而怒之抓而下之通而取之外引其門以閉其神呼盡內鍼靜以久留以氣至為故如待所貴不知日暮其氣以同至適而自護候吸引鍼氣不得出各在其處推闔其門令神氣存太氣留止故命曰補捫音門抓側交切
此言補虛之法也言未用鍼之時必先捫而循之謂以指捫循其穴使氣之舒緩也切而散之謂以指切按

其穴使氣之布散也推而按之謂以指推其穴即捫蹙其皮也彈而怒之謂以指屢屢彈之使病者覺有怒意使之脉氣填滿也抓而下之謂以左手之爪申搯其正穴而右手方下鍼也斯時也鍼始入矣必通而取之謂如用下文全法以取其氣也候氣已至外引其鍼以至于門門者穴門也即推闔以閉其神氣此乃始終用鍼之法而其間尤有節要不可不知也方其爪而下之之時使病人呼以出氣而吾納其鍼必靜以久留候正氣已至為復其舊無慢心如待所貴無躁心不知日暮真氣已至又必調適而護守之實命全形篇曰經氣已至慎守勿失鍼解論亦云然

解之日勿又候病人吸入其氣而吾方引鍼正氣不得

與鍼皆出正氣在內而鍼在外各在其處遂推闔穴門

令神氣內存正氣之大者求為留止故命曰補謂經論云補虛

奈何岐伯曰持鍼勿置以定其意候呼吸納鍼氣出鍼入

鍼空四塞精無從去方實而疾出鍼氣入鍼出熱不得

帝曰候氣奈何岐伯曰夫邪去絡入於經也合於血脉之

中其寒溫未相得如涌波之起也時來時去故不當在故

日方其來也必按而止之止而取之無逢其衝而寫之真

氣者經氣也經氣大虛故曰其來不可逢此之謂也故曰

候邪不審大氣已過寫之則真氣脫脫則不復邪氣復至

而病益蓄故曰其往不可追此之謂也不可挂以髮者待

邪之至時而發鍼寫矣若先若後者血氣已盡其病不可

下故曰知其可取如發機不知其取如扣椎故曰知機道

者不可挂以髮不知機者扣之不發此之謂也帝曰補寫

奈何岐伯曰此攻邪也疾出以去盛血而復其真氣此邪

新客溶溶未有定處也推之則前引之則止逆而刺之溫

血也刺出其血其病立已

此言候邪之妙在早過其路無使盛則寫邪氣以害真

氣也帝因上文邪入于脉行無常處在陰與陽不可為

度察三部九候卒然逢過當早過其路故宜用鍼以寫

乏然所以候此邪者其法何在此段之註必須如此方與本節大義始有源流
王註以為候可取之氣者泛言伯言邪之客于形也必先入于皮毛留而不去入舍于孫絡留而不去入舍于絡脉此數語見須入此用之左為詳悉故邪去絡入經也舍于血脉之中寒則血凝澁與血之溫尚未相得暑則氣淖澤與血之寒尚未相得亦如經水之得風也脉如涌波之起行于脉中循循然至于寸口中手也時大時小時來時去故行無常處所以不常在也斯時也在陰與陽不可為度從而察之三部九候卒然逢遇知其邪之來者猶未盛也故曰方其來也按而止之止而寫之早過其路則木邪之氣

無能為矣若不早過其路而至於邪氣甚盛切無逢其衝而寫之致使邪氣難去真氣反虛何也真氣者經氣也經氣因寫邪而太虛故曰其來不可逢正邪氣盛而不可逢之謂也是以候氣不審大邪之氣過盛當是之時寫之則真氣脫脫則不復邪氣復至而病益蓄故曰其往不可追正真氣虛而不可追之謂也故不可挂以髮之妙乃用鍼者之所當知也所謂不可挂以髮者不但在絲毫間也待邪初至即宜發鍼寫之則邪斯寫矣靈樞小鍼解篇所謂氣之易失者此也若在于先則邪未至若在于後則真氣虛所謂血氣已盡而病不可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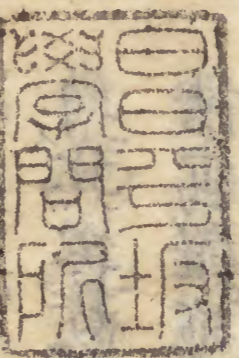
也故曰知其可取而取之正如發弩中之機萬發萬中
不知其可取而取之如扣椎然取之不動也故曰知發
機之道者妙在至微不可掛以髮不知發機之道者雖
扣之亦不能發止如扣椎而已也按靈樞小鍼解篇云其來不可逢者氣盛不可補也其往不可追者氣虛不可寫也不可掛以髮者言氣有易失也扣之不發者言不知補寫之意也血氣已盡而氣不下也但此篇之辭專主寫言而然帝又靈樞則兼補寫而言故其辭同而意則小異耳然帝又以邪氣當寫真氣當補則寫者不可以為補補者不可以為寫故又以補寫奈何為問伯言此法正所以攻邪也疾出其鍼以去盛血而復其真氣則寫中有補矣何也此邪新感溶溶未定推鍼補之則隨補而前引鍼致

之則隨引而留若不出盛血而反溫之則邪氣內勝反增其害故必當刺出其血其病立已矣必以真邪俱在補寫難施為疑哉

帝曰善然真邪以合波隴不起候之奈何岐伯曰審捫循三部九候之盛虛而調之察其左右上下相失及相減者審其病藏以期之不知三部者陰陽不別天地不分地以候地天以候天人以候人調之中府以定三部故曰刺不知三部九候病脈之處雖有大過且至工不能禁也誅罰無過命曰太惑反亂太經真不可復用實為虛以邪為真用鍼無義反為氣賊奪人正氣以從為逆管衛散亂真氣

已失邪獨內著絕人長命予人夭殃不知三部九候故不能久長因不知合之四時五行因加相勝釋邪改正絕人長命邪之新客來也未有定處推之則前引之則止逢而寫之其病立已以已同著着同予與同

此承上文言察三部九候卒然遇邪早過其路故此節論三部九候之當知而丁寧早過其路之為宜也



黃帝內經素問註證發微卷之三終
 此下
 丁卯
 癸卯

